

善化縣志

卷之十九  
政蹟一  
卷之二十  
政蹟二

ル 5  
3269  
11



門 儿 5  
藏 3260  
卷 11

昭和十七年  
十月十八日  
購求

善化縣志卷之十九

政蹟一

國家設官爲民司牧政之所出蹟斯著焉庶務之興革利害因之展告之敷陳冊府登之條教之布施碑版記之邑屬爲會垣首善尤政教所自出舊章具在顧可忽諸志政蹟

宋

嶽麓興學檄

朱熹

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爲優遊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得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左司侍講張公先後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風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爲寄願恨庸鄙弗克奉成到官兩月又因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詣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

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縣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

真德秀

湘亭諭屬檄

律已以廉 凡士大夫萬分廉只是小善一點貪便爲大惡不廉卽他美不贖故爲政首廉云

撫民以仁 天地好生父母保赤何所不周浹一毫慘刻非仁一毫疾忿亦非仁也如傷切身隨宜置腹然後可謂民之父母

存心以公 公生明私成蔽蔽則自己主張不定是非易位

欲事之當理得乎

泣事以勤 當官少怠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人日昃不遑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有勤政者反爲俗吏而疏曠者謂之高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詎可忽諸

右政訓四要

斷獄不公 獄者民之大命少有私天譴隨之矣

聽訟不審 訟有虛實不平心細審則虛實混淆致滋冤抑其可有哉

淹延囚繫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若復淹延謂哀矜何

慘酷用刑 刑者不獲已而用同是體膚也忍以慘刻加乎

或以喜怒用甚以關節用微論刑爲國之紀不可逞忿行私亦知天刑之更赫乎

汎濫追呼 一夫被追舉室惶擾有差粟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必至破家可汎濫乎

招引告訐 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犯者應治尙可引乎除巨奸聽人公舉首理若潛發陰私實封告訐非法也

重疊催稅 稅出於田一歲一收其可再乎有稅而不輸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責是誰之罪乎已納再追不勝其擾甚至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往往由之有人心者豈忍爲此科罰取財 民間自正供外毫不當妄取乃有科法之條又有法外橫斂者皆民之深害所宜痛革

縱吏下鄉 鄉村小民畏吏如虎吏下鄉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皆不可輕易差出

低價買物 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乃有市令司又有行戶每官買視市直減半或不卽還民戶貲本幾何何以堪此

右政害十戒

區區於四事敢不加勉若僚屬之賢固不待勉者矣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至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毋徂因循毋牽利害抑官僚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下僚退然自默則上下痞塞政疵民隱何從理乎願請虛懷聽受凡利病當知者願以告焉某行不當者願以

告焉往復周悉則湖湘九郡庶乎蒙賜而某亦庶可寡過矣

明

官馬議

知縣 陳宏乘

今日之最爲民累者無如馬遞一節蓋以地緣入省通衢官司差役往來如織每月長善二縣供爲走遞而本縣設馬四十四匹承差一十二名小民不諳差役勢必屬之馬戶乃馬戶旣受困於煩苦亦難承當以致民間復有私幫今雖奉文痛革差使常例並私幫諸弊議增官價終屬空談倘不力爲興除則民之生亂恐不止逃竄之情形已合無比照湘陰事例除長善二縣量存數匹爲縣馬餘總合兩縣之馬通付臨湘驛走遞爲官馬不惟馬數多而易於應差且馬屬於官而乘

騎者亦知所顧惜矣又合無設立馬廠官養除縣馬外總計兩縣馬價若干以五分買馬二分雇馬戶獸醫看養二分供草料起馬廠一分雇走遞人夫屬府佐一員主之至馬匹損亡驗實買補行之一年則前所買之馬尚在而以次年馬價再增馬匹稍益馬戶人夫工食修理馬廠將馬愈蕃息而馬戶人夫俱樂於供役矣

開河通商議

知縣唐源

竊照來百工則財用足通百貨則生計饒善化之民性拙而習懶其務本者不過從事一熟之田至於麥豆竹木皆可生利而彼不事其逐末者不過肩一瓜一蔬及持網罟覓蠅頭於蒼茫烟水之間夫資生無策則病在民民生無資何以完

課則其病又在官茲欲上下兩利莫如開水利一節蓋府城逼近湘江而船隻不泊者以沿江不得小港風起濤湧則有漂撞之虞若隨便星棲聲援孤子又未免賊盜之患此商船之所以遠徙也今查本縣南湖港在城外咫尺先是推官翟台請開成小港一時稱便但開濬淺狹未中肯綮又所起之土多堆港上雨水淋漓岸復頽圯泥復堆積故未久遂塞然其迹尙在也若加工開濬得法有四利焉水港開成可容百船每船可十餘人日用柴米蔬菜稱是則一日有千人之費也小民販鬻者不日增千人之售乎其利一商船多往湘潭以舍湘潭無可棲泊計一縣所需甯敵一府且府有上司衙宅車馬輻輳貨物易售不但利民且利商其利二今此肩腳

之民不過磚木竹瓦而已雖有餘力無所用之此港開而負  
擔纍纍是貧民衣食之藪也其利三商賈聚則四方之民聚  
以四方之財供一方之利所得倍常兼可轉瘠而爲饒其利  
四至於興工之資則就本縣每年登報贖銀申詳借支後面  
逐年洒補此可不勞民間之財而坐享成功者也若夫監督  
之得人開濬之有法工食之依期散給皆可以運籌而算者  
有四利無一害亦何憚而不爲

國朝

請蠲賑疏 順治九年

巡撫 金廷獻

竊惟正賦雖關國用民命實爲邦本慨湖南之民自明季癸  
未賊張獻忠荼害殺擄之餘斷手刖足慘酷異常旣而羣賊

縱橫連年盤踞百姓逃亡田地荒蕪迨至順治四年我  
朝開闢一二孑遺方出湯火及三王班師而五年之內大逆一  
隻虎等糾合賊眾數十股分頭攻犯湖南各府州縣盡爲賊  
有僅保辰長兩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  
六年內親王南征再復凱旋北上賊復乘閒猖狂土地人民  
又遭塗炭及定藩續至提師入粵續順公統兵又來地方雖  
漸次恢復而皮骨僅存之民並征以五六年之荒糧坐撥  
於王公兩營之兵餉取逼一朝追呼並迫而且解寶解粵船  
運則苦於灘高水險陸運則疲於背負肩挑腳費倍於正供  
民苦甚於牛馬臣目擊心愴亟欲爲民請命緣以前督羅繡  
錦派撥已定故屢咨移請意期痛念時艱少蘇民困豈知固



執不移臣亦無可如何矣然民戴

國恩雖甘心輸將勉強轉運猶望時泰年豐不料九年自春徂秋半載不雨泉枯土赤禾苗盡槁况湖南山多田少卽雨暘時若稻子而外別無他種非比平原之地尙有豆麥菽粟可望今田禾無顆粒之收千里皆不毛之地民苦饑寒之未已又遭黔逆之鴟張湖南盡已陷沒擄掠搜括四野無遺重斂苛徵膏髓盡竭嗟夫盡天下之民極百姓之苦未有甚於湖南者也我

皇上御極以來頒

恩蠲賑不一而足惟是湖南開闢獨後邀

恩不早卽有除荒徵熟之例而五年所報之荒乃四年以前之荒

至於報荒之後淪陷不一則五年所報之熟者又復成荒而五六七年之荒者竟未一報致令有司按圖而索以一人而當通戶之差以荒田而作熟田之徵連年逋欠追比難完是以存者又復逃亡逃者難期再返如長沙府知府張宏猷力辦軍需拮据勞苦猶被指參者皆因疊年逋負一時並徵民空財盡有以致之湖南雖皆至苦而長沙尤爲特甚且今大兵南征求牧與芻尙爾艱難卽深山窮谷間有殘黎牛盡種絕春耕已廢鵠面鳩形救死不贍尙忍於嚴刑峻法之下問數年之舊欠今歲之新徵乎我

皇上命親王遣大臣無非奠安土地救全赤子若不重加軫恤徒傷元氣愈失人心有土無民將安用之凡此皆經道府州縣

詳報甚確臣尤目擊最真且寇勢猖獗地方未開人爭向背不能不仰懇

皇上大沛洪恩昭宣遐邇將湖南六府二州六七八九年之舊欠盡行蠲免十年分之新徵查荒徵熟保此目前未死之殘黎為將來輸納之根本萬一施恩後時仍照別省災荒之例查明分數再為覆請竊恐以日為歲之民不能待我

皇上如天之覆也統乞

勅部施行奉

聖旨戶部速議具奏奉

部看得楚省湖南衡州永州常德辰州

長沙寶慶郴靖二州節經寇亂見在用兵撫臣金廷獻備陳

凋殘情形籲請求蠲六七八九年舊逋以安子遺相應如議

將該府州六七八九年舊欠果係在民者悉行蠲免

請蠲恤疏

總督張長庚

竊惟西山諸寇負固於秦蜀楚三省之界久逋天誅在

皇上救民水火前特令三省官兵合師勦除臣準部文即兢兢以

師行糧從為急務一切軍需撫臣竭蹶料理極力辦解絲毫

無誤又以近取之師兩路並進運米運料刻不可緩而來往

之路又皆羊腸鳥徑人跡不到其一應輸挽之力自不得不

取給於民而計算人夫所需甚繁臣與撫臣暨司道各官公

議照糧起派近者百里之外遠者千里之外無奈一派不足

而至再派再派不足而至三派四派矣給過銀米前題在案

然經年累月險遠勞苦筋力交疲不得休息困憊之狀無不

九死一生且私幫貼費所用無窮受累日久疲勞已極臣憫其萬分困頓計惟有鼓勵慰勞令其勉強供役閒有私逃累斃者又不得不報提補以濟急需幸各師取給之糧從無一毫缺乏此楚民之已勞苦萬無復加矣乃師持日久又蒙皇上發遣禁旅合力攻圍計口受食芻米之需又極浩繁臣預爲持籌有備無患廣爲儲積以便兩路接濟又只得多雇民力刻期取足以資飛輓斯得大兵無軍需不繼之慮自郝李諸逆漸次掃蕩滿漢各師又攻抵茅廬山圍困李逆官兵糧運何等重大高山峻嶺重巒疊嶂巨石巉巖險遠艱難之狀不可形容臣寢食靡遑料理不遺餘力仍令各夫一自河溶長運又一路自香溪安塘迭運計五年前後所派已用夫二十

餘萬矣而運夫西山自春夏至秋冬餐星宿露背負跋涉皆穿脊破膚加以炎天酷暑熱氣蒸騰死亡疾病不可數計每屍積滿路臭腐之氣仍不堪聞且將軍曾移咨到臣極言夫死之慘各督運官詳報在案臣往來巡視各隘親見其慘但處於軍需緊急之時封疆事重無可奈何徒爲痛心疾首有病故者又令設法雇補以濟急需屢據各屬詳文告寬告假亦不遑顧惜仍只曉以大義示以利害再則許以事竣之後疏請蠲免正賦以慰其心今仰

天威李逆殄滅地方蕩平正小民永享太平出離湯火之日其死故之夫已俱行該地方官確查家屬酌量賑濟並責令掩埋骸骨而回家各夫又躬赴荊州料理大兵凱旋皆緣疾病之

餘鵠形鳩面奄奄一息仍恐不得全活是兩載以來小民血枯髓盡元氣實難驟復又思民為邦本若不重加賑恤何以起死回生臣忝任總督楚省之民皆

皇上之赤子臣安敢坐視其顛連不為據實上聞也伏乞垂憐楚省重困之餘大沛雨露或將康熙四年應徵錢糧作何蠲免以甦重困此枯槁之民得蒙再造洪恩則國脈培而邦本固全楚子民永沐

皇恩於萬年矣

陳利弊疏

吏科給事 石江 長沙人 胡爾愷

竊惟治世首重恤民必使民耕作食息寬然有餘而後可漸臻於熙皞之化未有窮年愁歎蹙蹙靡騁囂然喪其樂生之

心而可語於文武成康之治者他不具論即臣鄉楚省言之歷年苦兵之後又復繼以災傷生聚未聞膏脂已竭此如久病尪弱之人急宜投以參苓之劑庶元氣得以漸復若乃尅伐不已未有不奄奄就斃者謹將目前救斃之方條列數款為

皇上陳之

一催徵錢糧之宜有法也舊例徵糧之法二月開徵編餉九月開徵南漕而且立以程限或三限或四限俾民無迫促之擾邇年以來催科無節或冬月而預徵來歲之糧或二月而嚴比一年之米此外雜辦甚多殊難枚舉急遽無序奔命不遑實有剜肉補瘡之痛懇

勅撫按各該州縣以後開徵編餉必於本年之春仍立三限爲期  
令民遵限於本年內全完以免拖欠至於徵米必俟秋成則  
禾稻登場之時上下皆易爲力其各州縣除修理城池重務  
外或自興土木等項務自出錢雇覓不許擅役民夫以妨耕  
作此體民力之大端也

一裝兵船隻之宜造也楚省大兵絡繹往來更替無歲不然  
拏船之害已非一日每遇大兵經臨於一月之前各處差役  
封號而各役因以爲利不分大小一概封拏或徇私賣放或  
攫取客貨以致商賈聞風而遠遁長江寂無片帆不惟弊竇  
滋生抑且羈遲軍旅近聞江西造船四百餘隻人皆稱便楚  
省何獨不然其造船之費聞江西係各官捐助今卽不能盡

捐亦須行文各府查有何項可以動支其不足者酌府縣大  
小均派捐輸亦眾擎易舉公私兩便之道也

一私造船隻官貨發民之宜禁也兵船糧船不得不造之故  
民皆知之近年地方各官每每私造大船貿易營利有一官  
而造二三隻者經年不絕材木之近水者砍伐殆盡勢必採  
之深山一木動民夫百餘人計十數日而後得至水次不分  
寒暑苦累難堪每成萬斛之舟必斂千家之怨及至販賣鹽  
貨等物派撥牙儉轉派細民加耗收買流弊無窮且有屬官  
爲上司追呼與錢糧同比較者其病民莫大焉伏乞嚴行飭  
禁嗣後除兵船糧船外不許私造一隻並私發一貨違者指  
名題參不惟民力賴以少蘇而貪官爲商賈之行者庶亦知

所做矣

一長夫兜轎之宜痛革也驛遞夫馬原有額設之數乃有夫馬之外每里派夫若干名於各衙門常行答應詢長夫則里遞出夫應役詢工食則私派民間如善化一邑每糧一石除正額外派銀四錢五分以作長夫工食小民稱苦已非一日動費百金驛遞自有額驛錢糧况有鄰縣協濟銀兩乃猶以兜轎累民則其中侵吞之弊總不可知伏乞

勅撫按嚴飭各地方將長夫兜轎痛行禁革仍勒碑通衢永遠遵守則夙弊已革而窮黎稍可息肩矣以上四款皆地方積弊若不急為興革民累長此安窮統乞

皇上軫恤凋瘵除一弊則興一利所造非淺小也

請恤災傷疏

胡爾愷

竊惟天災流行盛世不免水旱氛祲之異正上天以譴告為仁愛而修省之道務期實惠及於窮簷乃可以返休和而消沴戾伏閱邸報自夏秋以來四方災變不一如秦晉豫省之冰雹楚粵江南之水患人畜多致損傷禾苗盡歸泔爛賦稅何出民命何依此災變之大者各撫按疏報踵至部覆行查俱已奉有

俞旨第從來

朝廷下令每如流水之源而有司奉行反致屯膏之歎者蓋有故焉撫按既經奏報部覆必俟查明文移往來動經數月而自撫按司道以下及於州縣又不知歷幾何時州縣必問分

善仁縣志 卷之十九  
數於里排某鄉某村孰災孰甚差役一番紛擾已不可言層累而上由府而道而司而院經年累月展轉稽延際此徵輸孔亟之時有司不能停徵以待追呼敲扑勢所不免百姓之不能逃不即死者或鬻妻子以供賦稅及至邀恩蠲免而箠楚之下皮骨無存非歸墨吏之囊即飽奸胥之腹是朝廷雖有浩蕩之恩而小民未蒙涓滴之費誠爲可痛心疾首者也蓋賑恤災傷急則有裨緩則無濟今晉省去京不遠行查已數月矣而杳然未報又臣鄉荆襄武漢黃安等府巨浸滔天小民幾成魚鼈紛紛逃竄今歲之秋成失望來年之東作難期不於此時作速賑恤將見不爲流亡卽爲盜賊爲患正匪細故伏乞

皇上垂念湯火予遺復遭異變惟有奄奄待斃之苦立下蠲免之

詔且令撫按有司多方賑濟以挽天變以活窮黎更乞

勅部轉飭各該撫按嗣後凡遇災傷地方該管州縣立刻身親踏驗即將被災戶數並印信甘結粘連具報以憑撫按星夜詳明入告該部三日內卽與具覆或蠲或賑取自

上裁以免再行駁查費時日而滋繁擾則閭閻疾苦可朝上而夕下而

九重德意不至爲紙上虛文矣

直陳湖南利弊疏

胡爾愷

臣辦事垣中見吏部覆臣同官梁鉉一疏內稱各省地方刑名錢穀驛站等項利弊煩多非一時可盡應

勅服官在邸諸臣果有確見應聽晰陳奉有依議之  
旨仰見

皇上居高聽卑不遺遐邇臣子苟有確見何敢隱諱而不畢陳於  
聖明之前臣楚之湖南人也竊見邇來四方未必盡皆無事而苦  
者惟楚爲甚湖南更甚自明季兵賊蹂躪殘毀瓦礫荆榛千  
里如一青燐白骨所在皆然頃者大兵屯駐有年在事諸臣  
方拯溺扶傷之不暇而軍興孔亟休息爲艱一切精粗巨細  
之物無一不採辦於民間官無論尊卑不分暑雨祈寒率皆  
胼手胝足則小民竭蹶艱難之狀不問可知然事關軍務官  
不敢言勞民不敢稱苦其勢然也至於爲有司者上之怵於  
功令有不敢不奉行之法下之窘於窮黎有勢不能自白之隱

姑就近事之切於民瘼者摘陳其概可乎如丈糧田地所以  
清荒熟核隱匿均甘苦也湖南歷年兵火大率田在草間蓋  
因人民鮮少牛隻湧貴糞田不足人力不齊故往日之肥饒  
者今瘠薄矣往日之廣闊者今狹小矣自丈糧之法行則新  
墾未報者自應照熟科糧但有畝數與弓口不符每丈一畝  
只得七八分比比而是夫田之有餘者糧旣議加則不足者  
糧亦應議減矣且行文之時弓手算手公正里遞造冊紙張  
等項使費供應民累已多而丈失之田無除豁之令有賠累  
之苦則清丈徒以厲民也合無令藩司將各州縣所報魚鱗  
冊細查丈過田畝依所定上中下則例照田攤糧務令糧之  
輕重多寡與田之升合尺寸符合不爽則荒熟可清隱匿可



核而甘苦可均也如查人丁所以稽戶口防隱贖杜包賠也  
湖南遠不具論自戊子己丑辛卯壬辰異變奇荒相繼接踵  
止有耗散而鮮生聚邇年奉有查丁之例有司惟務丁多以  
邀紀薦於舊額之外不妨驟加數千究之照糧科派遂有糧  
少而丁多者賠累何可深言合無令藩司仍將各州縣所報  
人丁冊籍發回各該府廳逐一細查果有新增人丁方準入  
冊卽照糧編派亦必多寡均平無得參差不齊以致里胥高  
下其手徒滋弊端則戶口可稽隱贖可防而包賠可杜也至  
於里遞困憊總因賦重差繁每當輸役之年取辦不可勝算  
夫差則有長夫短夫背夫擡夫草夫等項雜辦則有猪羊牛  
雞鴨鵝以及細瑣難名之物無一不取給焉又衙役革舊換

新亦令里遞僉補有每年雇募糧書一名費至二三十金者  
里遞窮多富少各項安能出辦勢必派花戶協幫故正供有  
限而雜費無窮此小民之所以重困也請

勅該撫按嚴行飭禁以後有應公用者有應申詳者於正項開銷  
雜項則各官自行設處不得擅取里遞衙役則出示召募勿  
令里遞僉補仍榜示通衢以杜里胥詐騙花戶之弊庶可蘇  
困於萬一矣驛遞凋疲臣前疏已陳其概湖南馬少而貴駑  
駘下乘亦價值三五十金驛遞舊額已屬不敷而差繁甚於  
往日且其地方遼遠每站有百餘里者差使遇到站之處每  
每騎馬過站以一馬往返奔馳動至數百里故易至於倒斃  
又責里遞賠補且差繁馬少則以竹轎代之人力之於馬力

相去何啻倍蓰而恤馬酒煙等費亦索之於人夫嗟嗟窮民何能堪此應行各州縣多買健馬驢騾於舊額之外不妨量爲加增官自雇夫喂養不得委之於民而一切往來差使嚴禁需索恤馬等情至竹轎人夫永遠禁革違者官參吏拏於以清驛遞而除民累未必不由於此也學校原以儲育人材湖南大亂之後士子曰不聊生何暇治舉子業以故人才寥落從未有甚於今日者且雖奉有釐剔優免之例許免本身丁徭之文或因本身數石之糧與齊民一體應差比較催徵均所不免且有拘押者有羈禁者甚有徑行鞭笞者夫出入衙門包攬錢糧原有明禁若有應差比較之役又焉能禁其出入清其包攬乎請

勅提學道臣申飭有司除生員果有逋欠包攬情弊應遵新定部議究處外其有本身丁徭自應照舊豁免至於別項不法事宜亦必申詳學道黜革衣頂之後方許羈禁鞭笞如有不遵許學道詳院題參亦稍增士氣於凋殘之後爾以上均丈糧核人丁寬里遞蘇驛站培學校皆湖南之利弊所關伏乞

天語嚴飭撫按諸臣痛爲釐革所造於遐方非淺鮮矣

請湖南早補官職疏

工部尚書  
長沙人 趙開心 洞門

竊照湖廣一省爲闖獻二賊荼毒二十餘年自荷

王師掃蕩軍民始出水火而慶生全然所恃以撫循者則莫如設官又莫急如府州縣官前塘報歸順之日臣屢具疏請撫按請守令誠有見於地方之官關係不小補一好官則萬民

受其福早補一日則早受一口之福今撫按監司湖南湖北俱已無遺缺矣惟有郡守邑令並未補官昨吏部員外歐陽蒸有家人自湖廣來問彼中光景則曰地方傾心嚮化可得稍安只委官多不得人甚以本鄉人貽害本鄉百姓急望都中另選官來其言最的確其情甚迫切蓋守令與民最相親近上以傳布德意下以體恤民隱不啻父母之於赤子故雖得數監司不若得一賢守令也伏乞

皇上軫念殘疆不遺楚服遐遠

勅下吏部將湖南府州縣官凡未補者盡行選授即將前此所頒恩詔各令持一通前往俾窮鄉下邑咸知

朝廷德意且促其朝受命而夕就道以蚤慰地方瞻望之思則

無廢事無缺官其施被遐方者非小矣

請蠲湖南錢糧疏

四川道御史 羅人琮 宗玉 桃源人

為湖南陷賊獨深湖南之民受賊虐獨慘懇乞早沛

恩綸以安驚魂以廣

皇仁事竊惟

聖代御宇之初萬方綏定湖南於順治四年始入版圖復為遺孽侵踞殺擄幾盡續經掃蕩又緣巨賊竊據滇黔蹂躪不次禍起十餘年急公竭力供億大兵滇黔歸命方獲甯宇不料吳逆煽亂久稽誅討六載未見天日以

朝廷生全芻養之赤子任其魚肉一年徵三年之糧賣男鬻女敲扑難堪罄化農器以供兵戈悉索縣續以製甲冑饑寒湯

火死亡傷心賊逃焚掠之苦所在皆然臣家常德之桃源縣  
音信久絕幸仗

皇上天威恢復臣長子拔貢生羅經遣使通聞備悉情形凡此子  
遺久叨

睿鑒伏讀二月初九日鈔傳

上諭將江西十六年以前舊欠錢糧與各省接壤賊近地方一例  
盡行蠲免仰見

皇上如天好生之心曲加矜宥遠近臣民誰不感激泣下今湖南  
陷賊獨深受虐獨慘之民賊踞而痛心疾首北望恩波賊解  
而冒險通誠前導車騎其爲

聖懷所憫惻應更切於諸方下蠲豁之

詔全苟延之生何待臣愚瑣贅獨念天末殘黎窮鄉僻壤不識寬  
大之政恐積年被賊追納錢糧有司徵比萬難存活或棄產  
仳離或深谷逃避耕耘愆期收穫廢事不獨服畝輸將無資  
抑且軍需承應莫辨伏乞

皇上垂念湖南百死一生之民命將十七年以前被賊追納之錢  
糧應與閩越江西等處一視同仁盡行蠲免早沛

恩綸使父老扶杖而觀化子弟秉耒以慶生至於本年正賦有殘  
破尤甚大兵駐札地方田荒丁絕者令督撫查明酌量蠲免  
總在

皇上恩施將滅澤誕敷萬里風行而遐方歸命恐後矣

請停丈量疏

巡撫 周召南

爲遵諭陳言事康熙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接吏部咨令在外  
巡撫條奏民隱<sub>臣</sub>卽參酌時宜無如停止丈量一案遂繕疏  
同刑名錢穀數事上陳四月初二日忽接邸報見臺臣鄭  
暫停丈量一疏又見臺臣張亟停丈量一疏皆切言丈量  
之不便於地方而亟亟求罷臣何敢再爲瀆陳近接邸報俱  
未蒙大部準行夫大部不蒙允行者恐有奸猾之民承不稅  
之田急圖清釐耳<sub>臣</sub>思一縣之中果有奸猾之民不過屈指  
數人一望而知其實老幼無倚窮苦無告者成千累萬戶戶  
皆是也恐今日之丈量未必盡清其奸猾而已先累其窮苦  
如一縣之中造冊紙張數千百萬丈地弓手數千百人寫算  
書手數十百人催督衙役稽查官吏層層逼迫夫此人工飯

食紙張算寫皆里下窮民攤派倩雇而成事也如誠痛其攤  
派而參拏官吏又無縣官自賠飯食紙張工價之例旣急急  
以勒成其事而又察察以苛刻其細有是理乎此窮民之必  
受其累者也何以見其狡猾者未必盡清其弊夫狡猾者謀  
略多端一聞丈量百計彌縫能倩算手能倩書手能倩弓手  
此閒能必縣官心眼俱到鐵面無私毫無滲漏者乎如其不  
然是狡猾者未必能清而窮苦者實受其累也爲今之計欲  
清豪猾之弊而甦窮民之累莫如停丈量一案丈量一停一  
切繁費俱止鑽營俱息如臣所言一縣之中可以屈指算出  
豪猾者嚴令自首免罪卽將首出之田作丈出之田按畝起  
科仍取盡首無隱本人與里鄰甘結並縣官稽查甘結報部

如再朦混許里鄰舉首臣等訪拏參處亦足懲一儆百矣再按一府之中幾縣一縣之中見在荒糧若干熟糧若干歷年開墾若干實在荒田若干既按前項稍有力之家漸督開墾不過數年之後盡成膏腴亦猶是清查也而此中固有輕便撫綏者在總之上下公私無一時一事不取給於田畝必畱一分餘地而民始樂於趨事必凡事省儉而民始漸有起色臣夙夜思維小民之隱情與地方之便益實出於此謹冒昧仰籲以聞

分撫專責成疏

刑科 姚文然  
給事

竊照各省大小不等故增設巡撫分駐各處總理錢糧

欽件等事如江南一省設有巡撫三員一駐蘇州一駐泰州一駐

安慶又陝西一省設巡撫三員一駐西安一駐甘肅一駐寧夏分地而治畫疆而理故官有一定之責臣思楚省提封最廣府州所屬三十餘處湖南北相距五千餘里誠為遼闊其錢糧

欽件及刑名官評不知凡幾今雖設有三撫而職掌不分向來未經詳議實有未盡當者今寇盜險阻已成負隅之勢

朝廷用兵征勦務期指日蕩平楚省久經凋殘之後接濟大兵運糧負草艱苦萬狀此時巡撫之責外則調度糧餉供給軍需內則撫綏窮黎察訪貪蠹譬如家長料理殷繁日不暇給若不專責成何以俾其盡心厥職如鄖陽撫治原為秦豫川蜀三省疆隅相接故特設治臣彈壓與楚省撫務似不相關

善化縣志 卷之十九  
省下巡撫總理全省之事偏沅巡撫雖云管理衡永長沙等屬然虛名無實十羊九牧當此多事之時地方遼闊文移往來展延時日萬一彼此推委必至貽誤封疆臣愚以爲莫若援江南陝西之例將兩撫分屬以湖北責之省下巡撫湖南責之偏沅巡撫一切錢糧

欽件官評刑名皆派定地方使所屬之有司亦便咨詳呼應所治之人民亦易於撫循照察疾苦得以

上聞痛癢不致隔絕當此用兵之際奸宄閒謀散布民間者地近亦易搜訪貪官蠹役借名科派者亦易乘便懲究其在左右布政使已經奉

旨照江南例分湖南北駐劄掌管則糗糧芻茭價值多寡皆可周

知隨時隨地預先就近備辦以解倒懸而奏膚功較之鞭長不及互相掣肘者其利害不啻天淵矣

按國初偏沅巡撫駐沅州偏橋鎮康熙三年移駐長沙府雍正二年改爲湖南巡撫

分藩奏疏

部 覆

該本部查得秦楚幅幘遼闊一案先經科臣史彪古條議楚省地方遼闊解糧民疲候餉兵苦如分駐藩司兵民稱便臣部行令應將二藩分駐其所分藩司駐於何處將府州縣作何分管該督撫作速具題去後今楚督張長庚會同湖廣三撫疏稱湖南各府州錢糧刑名惟長沙居多又爲衡岳等府適中之地將長寶衡永郴靖辰常岳九府州屬各民賦兵餉以及一切政事俱專責右司居中經理楚南軍民稱便等因

覆奏前來查楚省右藩駐長沙地方既經該督撫會議具題  
應如所議

分理刑名奏疏

部覆

該臣等查得先經會議各省按察司所管刑名繁簡不一江  
南省事件繁多地方寬闊陝西湖廣兩省地方寬闊而且與  
別省多設巡撫只一按察使管理刑名必至遲誤相應於湖  
廣江南陝西三省各增設按察使一員分府料理其駐劄地  
方及分隸府分應著江南陝西湖廣各該督撫確議具覆移  
咨去後今據湖廣總督張長庚疏稱據各司會詳應駐長沙  
為適中專理湖南長寶衡永郴常岳七府郴靖二州一切刑  
名政事照依右司一例併駐長沙以為經久之規模等因前

來查增設臬司駐劄地方分轄府分既據該督撫查明以長  
沙為適中駐劄妥便應如所請行

議覆地丁漕項疏

巡撫 趙申喬

臣看得浙江道御史王瑋條奏江浙徵收漕項錢糧並稅契  
南糧給兵等款先準部覆咨移到臣隨檄行布政司會同  
驛糧道遵照查議去後茲據該司道會詳內稱御史王瑋條  
奏漕項混徵一款部覆嗣後於串票內註明地丁漕項數目  
分別徵收如有朦混徵比指名題參因行據各該府州詳覆  
漕項錢糧為數無幾向與地丁合數按畝科徵分款起解若  
必另串徵收則小民分釐銀數分等稱納反為滋累議於開  
徵之時出示曉諭凡完納錢糧串票內註明地丁漕項數目



庶徵比不致混淆又南漕給兵一款覆查湖南南秋二糧無論營汛同城州縣與不同城州縣隨到隨給並無貽誤防守兵民兩便已非一日又稅契銀兩一款湖南俱係司發契尾號簿令各州縣儘徵儘解原無定額並無按圖私派之處等因會詳呈覆前來臣查湖南各屬有漕州縣與無漕州縣漕項錢糧按地丁銀兩計之爲數均屬無幾若另徵給串則小民零星分納不無滋累莫若於串票內註明完納地丁漕項數目庶徵比不致混淆而小民亦無分釐零星完納之苦又查各屬南糧歷係各管營汛附近關支兵民久已相安仍撥附近州縣兵丁自領不惟無誤於防守而且有益於民間至徵收稅契銀兩歷係藩司給簿聽民投納並無按圖私派之

事毋庸查議臣謹會題伏乞施行

請將倉穀多借疏

巡撫 趙申喬

爲小民粒食爲艱請早借倉穀事看得湖南各屬積存倉穀例於每年青黃不接之時將一半借給貧民一半存倉備賑遵行已久茲據布政使施世綸詳據桂陽州等縣去歲秋穫不登米價騰貴今東作方興窮民乏食懇將倉穀早爲借給並懇於借給之外酌量多借緣由該司以多借之處不便允行請照往例借給一半餘存一半加謹收存等因具詳請示前來隨經批令通飭各屬一體照例借給以紓艱食如有蠹棍冒領及該州縣虧空藉端開銷者查出定行參究等因批飭遵照在案臣查湖南之民全賴耕種爲業上年自夏徂秋

旱魃爲災將安仁等六縣先後具疏題報已沐準蠲賑其餘各州縣雖未成災而秋收甚歉民鮮蓋藏以致今歲穀價高騰在在遏糶不惟貧窮者日食無措卽有銀者亦無穀可買但各縣捐積穀石原蒙

皇上軫恤民依積儲以備荒歉今湖南倉穀照例借給一半外其存倉之穀亦係備賑之項臣請各屬存倉一半穀石行藩司轉飭該州縣確查實在饑民量爲多借務使乏食小民皆沾恩惠仍嚴飭不許豪強富戶假捏多領候秋收時著令一併照數還倉俾窮民不致失所而農事得免廢弛則湖南數百萬窮民均沐再造之恩於無旣矣

湖南分設學政疏

巡撫  
魏廷珍

爲專簡督學以宏作育以勸盛治事該臣看得

國家取士設立歲科兩試

簡任學臣考校生童此真掄才鉅典楚省向因督學一職南北兼司先理楚北八府繼詣湖南九屬除長沙一府先歲後科餘係歲科連場邇來人文日盛士子繁多不無試期迫促未免遺珠之歎茲據九州屬士子宋又祁等呈稱近沐

皇仁軫念險遠特開鄉闈惟督學以一身而兼兩省致錄遺必假代徂籲請題達分設學政等情前來臣查湖廣鄉試原其一闈荷蒙

皇上軫念洞庭險遠

特旨分建南闈就近考試創千古未有之盛典惟學臣兼理南北

不特地方遼闊跋涉艱辛爲期迫促弗獲從容較讐且自長沙而外各郡科歲連場不能兼歷兩度兼之大比錄遺學臣南北難以兼顧俱委藩司代理一切考校臨場未免拮据誠爲未便雖經臺臣呂謙恆具疏入告部議未允臣何敢再爲瀆請但念臣簡任重寄凡關地方事宜不敢不悉心籌畫以圖報稱今湖南士子籲請分設學政情詞懇切曷敢壅於上聞况近奉

上諭該各省人才量爲改學仰見

聖主破格造士原不拘於成例用敢據呈題請分設學政一官專司湖南俾於三年之中歷試南屬各郡從容考校更於科試錄遺一切場務皆得悉心料理以副大典再照學臣衙署臣

查長沙府舊署見爲學臣考校棚廠可以駐劄毋庸議建合並陳明臣謹具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請重修貢院疏

巡撫 蔣 溥

爲密行請

訓事照得鄉闈大典理宜諸弊肅清上年欽蒙

皇上特勅大臣釐正外場各條規並核定取中及科舉各名數將見歷來積弊可以徹底澄清惟查湖南自雍正元年欽奉

世宗憲皇帝恩旨與湖北分闈鄉試始於長沙省城建設貢院其時欲趕赴雍正二年恩科試期工程不無簡略臣上年入闈親爲查勘見士子號房各省俱一面向外鱗次建造從無有一

號之中南北對面者湖南則每號一間中用泥壁隔斷分作前後兩號南北各向士子進號對面而坐隨意問答無從稽查每滋弊竇舊例每十號用號軍一名各省號軍俱倚前號牆後設爐煽火供士子茶湯之役湖南因士子對坐號軍爐竈無處安頓俱就舍口柵外炊爨進出不時柵難關閉此輩出入易滋傳遞作奸之弊臣於上年鄉試叨任監臨雖分委多員巡查殊難信其弊之盡絕因思從前一時急就今則分闈有年似難因陋就簡使弊端難於肅清近日接準部咨湖南中額已核定四十四名取錄科舉三千六百名貢院號舍見共八千五百號正好減去大半止用五千已屬充足隨與司道各員公同商酌估計湖南號舍一間分作兩號原屬淺

窄以臣所歷京師貢院號舍並所見江南浙江等處號舍較之俱屬寬廣加倍應將湖南舊在號舍兩號改爲一號中間之壁拆去堵塞北面止用向南一面計八千五百號可得四千二百五十號號舍之外隙地尙多再添建七百五十間以足五千號之數以各號拆去之磚瓦湊用工料可以節省至號舍地勢稍低每遇鄉試偶有小雨卽易於灌入以致士子霑體塗足殊堪憫惻應於號簷開溝一道通於號底牆外西角隙地各開一池便水流瀦約計工料各費共需銀一千五百兩仰荷

天恩可否

特降諭旨令臣酌量將存公銀兩內估計撥用如蒙

善化縣志

卷之十九

政蹟

三

聖鑒俞允臣於今歲冬底擇期興工預爲料理以備下科鄉試之用庶各號一例南向號軍炊爨有地不致柵口進出無期於嚴杜弊竇之中仍寓

皇上特恩體恤之意謹奏

請禁婚喪陋習疏

按察使 周人驥

竊爲治之道以正風化爲先而積習相沿必嚴加禁飭查禮重婚喪一切應行應禁儀節詳見禮書備載律例無如湖南俗尚澆漓凡居喪之家除延請僧道修齋設醮外每逢七日糾集親朋演戲開筵男女雜遯自昏達旦名曰鬧喪其次力有不逮必糾約隣族親朋相聚飲酒一人歌唱眾人拍手相和聚必多人唱必徹夜名曰夜歌陋習相沿漠不爲怪庶民

皆然紳衿亦所不免經臣諄諄勸諭而習染旣深驟難改移此實有關於風化之大者臣思愚民無知彼此效尤總由士大夫不講禮法之故則欲洗頽風當自紳衿始應請

皇上飭部嚴行禁止以一年爲限紳衿內如違抗不遵仍有前項情事許地方官徑行通詳斥革照違制律治罪懲一儆百紳衿知所做惕庶小民有所觀感又湖南民間婚嫁率多自幼許聘迨男女長成門戶或有盛衰女家遂思悔盟非借端勒索指卽別許他姓男家見不能理講往往糾眾搶奪又有孀居之婦親族人等圖分財禮爭相媒合有男家主婚已許一家而女家又主婚另許者於是兩姓爭娶聚眾搶奪以致釀成命案所在多有臣自到任後深悉此風凡遇搶親之家除照

律判斷外仍將爲首糾眾之徒嚴加懲治並徧行示禁而其風猶未盡息伏思夫婦爲人倫之始搶奪卽聚眾之漸查律載應爲婚者雖已納聘財期約未至而男家強娶及期約已至而女家故違期者並笞五十又例載凡女家悔盟另許男家不告官司搶奪者照強娶律減二等其告官斷歸前夫而女家與後夫奪回者照搶奪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是但指強娶強搶並無聚眾搶親治罪之條楚南苗徭錯雜民情好勇鬪狠每至聚眾則搶親之例似宜稍爲變通應請嗣後凡應爲婚而本人強娶強搶並未糾眾者仍照律例遵行外其有原屬應娶不告官司而聚眾強搶者卽坐以搶奪杖徒之罪傷人者加一等若經官斷歸本夫而女家與後夫聚眾強

搶者各加一等庶立法稍嚴而蠻野之風可以漸移矣臣身膺弼教之任親見湖南風俗亟須整頓謬陳管見是否有當伏乞施行

籌餉情形疏

咸豐八年

巡撫 駱秉章

竊湖南地方山澤多而平原少地多磽薄素非財富之區民務耕農並鮮經商之利合通省錢漕計之只抵江浙一大郡貧瘠可知尋常無事之年除漕米十五萬餘石起解外儘本省入數數本省開銷絕少存留待撥之款軍興以來湖南首辦防剿除二年逆賊竄擾湖南重兵巨餉隨同協濟外此後內剿本省之賊外禦五省之賊復越境而興援鄂援江援黔援粵之師頻年裹糧從征迄無虛日且時需協濟江鄂黔粵

善化縣志 卷之十九  
三  
餉需統計每歲需銀二百萬兩內外而本省額兵之餉不與焉入項如此其少出項如此其多念時局之艱難既未敢以苦累情形上厪

聖慮亦未曾以協撥鉅款望之鄰封所資以接濟者勸諭捐輸固其一端矣然湖南富戶無多捐輸至再至三勢難爲繼且鄰省如湖北江西廣西均間有在湖南收捐之事臣以時艱所值彼此同之亦未嘗遵照部文概爲禁絕是湖南軍餉繁鉅並未全恃捐輸也臣與寮屬於籌餉一事頻年竭蹶圖維所略收實效者蓋有兩端一在釐剔錢糧宿弊以恤農而輸徵較前踴躍也一在杜絕釐金擾累以通商而抽收較有實濟也請爲我

皇上敬陳之湖南各屬錢糧科則原爲輕減近時民間艱於完納不但難期年清年款並有逋欠數年未能完納者臣訪察各屬情形雖受弊之輕重不同而究其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與銀價之翔貴而州縣廉俸無多辦公之需全賴錢糧陋規稍資津貼缺分之優瘠卽視陋規之多寡爲衡此東南各省所同不獨湖南爲然湖南不獨近日爲然也沿習既久逐漸增加地丁正銀一兩民間有費至數兩者糧米一石民間有費至數石者款目繁多民間難以折算州縣亦難逐一清釐聽戶糧書吏科算征收包征包解不饜不止每遇完納銀米整數之外尙有奇零則一併收作整數如一分一釐則收作二分一升一合則收作二升之類名曰收尾小戶窮民

尤受其累未完納之先有由單由單有費既完納之後有券  
票券票有費其完納稍遲者戶糧書先爲借墊計息取償多  
致數倍官爲出差催追名曰揭差每一揭差下鄉則一鄉爲  
之震聳此弊之原於官吏害及於民而小戶爲尤甚者也官  
吏既視錢糧爲利藪刁矜劣監卽從而挾持之每人索費數  
十兩百兩人數多者一縣或至數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  
則阻撓鄉戶完納或赴上司衙門砌詞控告甚至糾集多人  
闖署毆吏釀成事端州縣於開征之時必先將此輩籠絡安  
置而後可期無事此弊之原於刁矜劣監官吏受之其害仍  
及於民者也從前銀價乾隆嘉慶年間每銀一兩易錢一千  
文道光初年每銀一兩尚止易錢一千三四百文自後接次

增長至二千文近又更增至二千三四百文農民以錢易銀  
完納錢糧暗增一倍有餘之費咸豐元二三四等年錢糧之  
多民欠實由於此迨五年秋後收成稍穩每穀一石僅值錢  
四百餘文尙苦無從銷售農民以穀變錢以錢變銀須糶穀  
五石始得銀一兩計有田百畝可收租穀百石者非糶穀二  
十石不能完納錢糧農末俱困羣情洶洶臣與司道熟商嚴  
飭各州縣將錢糧宿弊大加釐剔諭以事理曉以利害嚴禁  
吏胥矜棍擾累把持許地方公正曉事士紳條陳積弊設局  
稽查民情翕然稱便各州縣缺分不同錢糧章程向來不一  
如必盡革州縣陋規絲毫不許多取則辦公無資廉謹者無  
所措其手足其不肖者反以此藉口別開巧取之端更爲國



計民生之害如必明定章程許其每銀一兩每糧一石收銀若干又恐官吏視爲定章久之或於定章之外復有增加弊與今等且民可使由知刁劣士民本其挾持官吏之心執釐弊之新章指爲滋弊之創舉則告訐日繁其弊不至脅官吏以取償於農民不止如不釐定征收之款又恐鄉民無所適從征收未能畫一弱者必仍爲吏胥所欺强者或且借此以遂其刁抗之計是欲除弊而反以滋弊也臣反復圖維不難於立法以救一時之弊實慮於救弊之法復增一作弊之端正躊躇閒適各縣士民紛紛赴省具呈自擬款目以爲征收之準臣察其官民相安者準之未協者駁之俟其適中而復準之數月之間大致略定復察州縣之不能切實遵行者撤

之不法胥吏及刁劣士紳之阻撓者責革而痛懲之其不安本分士紳欲借釐剔宿弊之舉爲臣建祠泐石希圖斂費者亦嚴飭而痛絕之自五年以來湖南錢漕始有起色而元二三四等年積欠皆踴躍輸將

國課不至虛懸軍儲不至束手州縣辦公亦不至十分拮据而農民則歡欣鼓舞舉數十年之積弊一旦蠲之稍獲蘇息矣見在各屬田價漸增農民畝畝無復盼盼之意向之藉錢糧聚眾動輒闖署毆吏者自釐定新章以來絕無其事此釐剔錢糧宿弊以濟軍餉之實在情形也抽釐之舉臣於試辦伊始亦深懷疑慮恐其奉行不善適以擾民惟念重農輕商載諸往事今四民之中惟農最苦獲利最薄而錢糧一切均於

農田取之商賈挾資營運懋遷有無獲利爲饒無力作之苦而又免徵輸之稅當茲多事之秋稍取其贏以佐

國計其亦何辭况釐金之爲數至微百貨長落隨時本無一定之價以至微之數附諸無定之價官取諸商商取諸貨貨價取諸時如果經理得宜亦復何虞擾累所難者水陸卡局之設各有其地以水路論有水漲宜設此處水落又宜設彼處有水落暫宜裁撤水漲始復增添者以陸路論有已設卡局之處並無總隘可扼不能不分設子卡者有未設卡局之處商販繞越爭趨不能不另議移設者兼之賊踪飄忽道途通塞靡常或因客商繞避賊氛幽僻之區反成達道或因鄰封道路偶梗通行之路反類遐荒苟非因地制宜豈能推行盡

利百貨銷數之衰旺會有其時各處市埠情形彼此互異有旺在春夏而秋冬漸行衰減者有旺在秋冬而春夏復行冷寂者上月收數較之下月每有參差此處暢行推之彼處又難一律苟非隨時通變豈能斟酌咸宜臣惟釐金一事本屬創行收支款目既無定額之可循贏絀情形實難一概以相例卡局既多事目又雜如執一成之法嚴爲稽覈罅漏必多更增一切之法預爲防維虛僞轉甚古云任法不如任人洵爲破的之論但使所委官紳各以實心任事上念

國計之艱難下體商情之畏累將平常衙署關務習氣概予刪除事必躬親數歸核實庶不以絲毫飽奸橐亦不以苛細失人心而商情自然帖服所有卡局需用之費及在事官紳薪

水之需臣飭總辦局務裕麟悉心斟酌稍令寬餘俾得潔己奉公無虞拮据亦以養其廉恥杜絕侵欺仍不時訪察公平時申儆惕其客貨經由之地水次分泊師船陸路派撥練勇令其就近往來巡護其商賈輻輳之區專駐水陸練勇以資鎮壓俾知出釐金以少佐軍儲即可借釐金而保全資本自設卡局以來商賈安心貿易塵肆如常軍餉得以接濟此嚴防釐金擾累以濟軍餉之實在情形也伏思古今利國之道要在利民以恤民爲心者除弊卽以興利民以爲利乃國之利也百姓足孰與不足所以爲平治之遠猷以罔民爲事者立法徒以滋弊民不以爲利終非國之利也利未見而害已隨或且誤安全之本計就湖南見在情形而言雖局勢狹小

僅勉爲目前敷衍之資而訪察農商情形尙無不便所有辦理情形謹據實陳

奏奉

上諭覽奏均悉汝久悉封疆所陳皆歷練有據之論洵非以耳爲目者比欽此

申飭捏報墾荒檄

巡撫 盧 震

湖南地方盡屬兵火遺黎滿目荒殘實難遽成熟畝惟是在先勸墾方行因生捏墾之弊無墾旣稱有墾於是荒糧混作熟糧令民按數賠納嗣後包賠力竭漸至逃亡其實熟田並成荒畝是則因病生病致令見在窮民千辛萬苦歲額有欠敲扑難堪某自蒞任以來卽洞悉此害通行察訪後據彙詳

逐將捏墾逃荒情節分爲二疏先後爲民請命復奉

俞允親行踏勘減從實糧冒雪衝寒涉川履險馳驅深箐密林之中寢食風雪曠野之地所過郊原惟見敝廬星散民無全衣遇此哀號聞則酸鼻回長繕疏具題幸荷

深仁浩蕩準如所請已將原造丁糧概行豁免在殘民將起白骨之內在荒邑始有席煖之官則民之未去者宜無去念未來者應動歸心但思各州縣從前捏墾逃荒兩項其間已賠錢糧或有按畝照糧攤派者抑或有不按畝數惟照糧加派者正須各印官熟察各自加派包賠之情事揆之當日作何加派者仍宜作何減除况各數多寡真僞更應喚集里長冊書經承舊役並地方年老正人通查一切新舊圖籍從公細講

清算如先有加今必從減儻有豪強先年未派包荒之數自應實減包荒之民不許移甲就乙不許偏輕偏重縣官吏卽將單開豁免數目務期矢公矢慎詳加核算某某係捏墾錢糧應除某某係逃荒丁賦應減定要減除民間實賠錢糧毋容奸猾詭飛本身正賦纖毫皆歸至當不許少有不公算明減除數目逐一核實造冊取具里民甘結該縣印結由司總核報院以憑稽察如該縣受賄徇私庸闇不明但委經承書算通同豪強作弊多寡任其增減故使賠賦者向隅徒悲反致不賠者私那正賦或經訪實或經告發一切蠹役豪強登時拏問俱置重法仍將該縣飛章參奏從重究擬決不姑貸

嚴禁濫派檄

巡撫 周召南

爲嚴禁濫派以甦民困事照得楚南當軍需之後連年穀價過廉民之困於徵徭者愁苦呻吟鶉衣百結老幼嗁號不堪見聞稍有人心者處此必有惻然動念愀然不安者卽正賦一兩非二十石穀不能措處夫二十石穀終歲之力去矣此外再無營運敲撲豈能免乎况於正賦之外苛斂使費雜差濫及或紙張或造冊或公費爲題爲名非一二端可指民力幾何胡不逃竄流離扶老幼而他適也况苛斂之令論賊溢於常格懍懍功令煌煌告誡何等森嚴乃敢愍不畏死而借題取巧本部院三令五申舌敝穎禿其告誡可謂嚴且切矣近聞撫屬地方尙有悍惡不法違悖功令而借題攫取以作嘗試撞歲之具甚至有將濫派不出紅票而開單私收甚至

有將小民上納正賦而抵作雜派重收正賦者種種弊端殊堪髮指合再申飭爲此牌仰撫屬地方官吏知悉卽便嚴禁州縣如有仍前私派苛斂假作公費種種攫取之弊從實開報除將衙役提拏處死仍將印官飛章參處按贓計罪身名俱敗如該司道府廳不行查飭或知而不報一經發覺俱一體參處此係奉

旨題定事例實非泛常再四深思豈可以自己之功名而代人受過哉

嚴飭徵收檄

巡撫 周召南

爲徵收寓撫字有司知大體事照得錢糧軍需所係徵收固不得不急而催科寓撫字之仁則敲撲又不可不慎雖不能

用一緩二一段愛惜之情有沁人心脾而不容已者愛之而實所以繩之緩之而實所以急之如以一錢銀明日可必完者今日立地追求竟有斷其肢體而斃其性命者夫以一錢銀而殺一命不可謂今日無其事無其人豈父母愛子之心哉何相殘之深也惟其作官不知大體而行事遂無法術亦非願死此人以其一怒之間筆楚之下遂不識有輕重矣民豈不畏難而愈滋其頑梗乎自然東逃西躲一日全一日之生蓋畏之如狼虎遂避之如湯火也及至百姓逃躲乃不自咎其非遂聽衙蠹播弄作文申報上司不曰抗違勢同謀反卽曰毀罵官長毆打差人差佐貳官下鄉追徵差兵丁下鄉拘拏甚有巧害其民使兵丁下鄉與小民兌支者嗟乎賦不

得完民不得生害人害己地方何不修而致有此官也且不知愚民從不敢見官又安敢欠糧所欠糧者一二狡猾之徒串通衙役有所憑依以愚弄無知之官而無知之官不知狡猾之謀遂鼓其一朝之忿差兵差官此輩下鄉轎馬兵器勢如鈔洗計此時救然眉之急將所存完賦者又作供應打點之具官視民如草菅民畏上如雷霆上下岐視究竟只通得此賦壞得此官官官相承而後人視爲畏途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何以相習相染而不自知自覺邪自今以後該有司以三次催完一限而零星收受亦不厭其瑣細收糧卽與紅票篤行慈惠之術深加體恤之仁禁其火耗勿混抵雜項有朝可以勉之於暮者有今日可以勉之於明日者斷不可恣

怒而立斃小民於杖下陽有王法陰有鬼神

朝廷赤子敢視爲魚肉抑自顧其行徑可以殘刻否邪合行嚴禁爲此嚴飭各官吏務使徵收得法催科撫字並行嚴左右別臺惡除真奸戒暴怒不得仍差佐貳官及兵丁下鄉催徵如有違犯除將佐貳兵丁拏來大法懲處仍將該印官飛章參處該管司道府廳時加體訪有犯卽爲申究如悠忽不行摘發事露一併參處仍按季取具各印官遵依勿忽

建義學檄

巡撫 周召南

爲特建義學敦崇士習以宏作育事照得湖南素稱材藪長沙上治安之策濂溪闡太極之微英賢輩出代不乏人茲自兵燹之餘繼值輸將之困先民型範敦篤罔聞後進時髦莫

由於式士風頹靡舉業廢弛雖曰時勢使然良由上焉者無鼓舞振作之規斯下焉者鮮戶誦家絃之實也本部院撫綏茲土興懷樂育用振頹風覽嶽麓之遺踪朱洞風流如在考石鼓之舊址李寬餘韻猶存豈其人遠勢殊於今不可再見芳規在望宜亟舉行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卽行所屬州縣各建義學一所擇其地方寬敞靜僻處所遵照發去規式蓋造將該學諸生暨該儒童嚴加重試確行採訪諸生中有文藝優通學問充裕行誼端潔可爲師表者拔取二人置爲學長其餘諸生儒童中有文藝可造志嚮足嘉者送入義學務期朝夕講求觀摩勵益將上進生童姓名造冊呈報以憑查驗每月會課定限六期學長從公秉筆第其甲乙呈

案該州縣以驗勤惰逢月朔日凡附郭之邑該印官親臨考課其外州縣或該印官或該教官親臨考課嚴加評閱分別優劣以示勸懲仍拔其尤者一二卷呈齋本部院親閱稽核遇考課之期該州縣官酌捐供給務須豐潔每月各生或諒給燈油之資兼備紙筆賞資以寓鼓舞文到該印官卽捐造學堂五間左右隔壁兩間爲學長所居中堂會課閱文其四圍聽生童隨便自行蓋造州縣印官有能鼓舞從事捐造數間以爲貧生之資者殊見愷悌然而聽從其便不得干與百姓輕聽衙役滋擾地方其每年有捐供給燈油賞資之費或該州縣印官造就人材多者註以上考一並酌議妥報以憑裁奪施行

禁改折弊政檄

摘鈔

布政司 卽永清

查長屬本色南漕與盤腳正耗米共九萬七千九百三十三石四斗五升衡屬本色南漕正耗米共二萬八千七百四十四石岳屬本色南漕正耗米共三萬四千一百四十七石九升以上三府屬共額該南漕正耗米一十六萬七百九十一石五斗四升以市價三錢五分合而扣之總共該銀五萬六千二百七十六兩五錢零今糧道折至一兩則共該銀一十六萬七百九十一兩五錢有奇嗟嗟皮骨僅存之子遺去年因糧道之改折而號泣之聲慘聞致今歲惟正之供尙多逋欠更何堪糧道之不照市價改折乎夫以楚民元氣一案湖南通共僅免銀六萬三百七十八兩今糧道浮於市價額外



改折銀一十萬四千五百一十餘兩是

皇恩蠲豁一分而米價加增數倍矣且查版籍額載止有部寺錢糧之外近河道府州縣方派南漕本色糧米至運米之時尙頒給行月水腳原未苦及斯民而全書亦未刊有改折字樣但糧道屢以折價未完勒催更兼以該道親臨追比官民急於折價有以正餉挪解米價者有賣鬻妻子無門挈家逃徙者再如糧道止催徵岳長衡三府額設南漕糧米輕齎行月隨漕銀兩此外部寺錢糧毫不干預專聽本司催徵考成彰著甚晰今糧道將衡郴府州原無額設南漕駐防營兵月糧不以該道所徵糧米撥給又畱作改折之數將本司三年分兵餉行令徑自支過銀四千七百餘兩買備營兵月糧任其

移催不還迨至奏銷之後催之至再始以舊逋不能卽完之虛數抵算儻接年挪用不但款項混淆懸欠無補加以糧米改折官民自是挪移正餉賠償如任其年復一年舊借未補而新徵又爲挪用兵餉何術不誤是誤撫部院與本司之考成猶小而貽害國計民生有不可言者矣且奉

上諭地方利害許其陳奏更正今糧道之改折雖與本司無涉但民力有限完彼橫折之銀未有不逋惟正之課矧本司有錢穀總匯之責雖糧米非本司任內之事然糧道乃布政司之官該道當爲公家起見縱奉文改折亦應移知查其地方之豐歉酌其米價之多寡具詳撫部院並移本司會議妥確與地方無礙不致挪移正餉而後可儻萬不可行亦當通詳爲

斯民請命茲因部寺錢糧有挪移爲米價者有因米價並徵子遺賣鬻無門逃徙所致者是以不得不據實詳請撫部院俯賜裁酌一面嚴飭該道或必不可免之事此時作何通融或照全書額載本色起解或止照時值改折以救其目前瘡痍之苦且查糧米一項先因本省兵糈無多又前此未經北運故有餘米或奉部文每年改折若干斯時應否除北運漕米若干止存南漕本色畱支制營月米則兵可足食民無改折之苦奉批前據該州縣申詳本部院已經嚴飭四年不許改折矣其所動司餉買米自當以時價算折亦當於糧道錢糧內補完不得缺項此繳奉此除另行嚴查並出示曉諭外爲照糧米止徵本色此從來之定制若改折米石不過一時

之權宜斷不可致病民而病國儻照時值折價猶非有利於民今糧米每石折價一兩不大倍於時價乎將民終歲勤動不惟糊口無資真救死不暇矣前糧道親臨催比本司不禁痛心扼腕卽欲爲民請命於上臺奈本司適值有調回山左之行是以心欲爲民而未便故爾中止今本司已奉

旨復任豈忍坐視民困而不救任挪移正餉而不言今奉前批合亟通飭爲此備牌行府遵照本司檄行並撫部院批行事理卽便通行並出示曉諭各屬嗣後南漕二米不行改折如未奉文之先糧道有行改折俱已完全者亦照時值之數扣算明白通詳撫部院並本司及糧道卽將長解之銀流抵次年糧米之數如尚有未完竟照時價扣算找解文到卽將各屬

完過南漕折價若干兩逐縣備造冊結徑齎本司以憑查核  
詳報撫部院照依時價開銷如各該印官通同道差藉口折  
價勒索者卽指名詳報以憑轉報此本司爲國計民生起見  
該府當實心奉行慎勿遲延

飭減糶救荒檄

巡撫 趙申喬

州縣存積倉穀有春借秋還之例原使實在窮民借領運回  
庶贍入口以資東作長衡二屬上年雨澤愆期收成歉薄况  
下江時多搬運以致本地存積甚少且富豪之家擁穀堆積  
坐待長價更爲喪心不良近日市米騰貴窮民度日爲艱聞  
之食不下咽夫春閒原有出借之例有司若能實心檢察自  
使饑民得沾實惠今聞各州縣劣衿蠹棍乘出借倉穀或捏

名冒領或借索行私無告窮黎莫不向隅而地方官惟憑奸  
猾侵蝕毫無顧忌是出借之名甚美而其實無益是與其循  
例出借徒飽棍蠹之囊橐莫若減價糶賣以救窮民之饑餓  
也長衡二府屬上年出借穀石秋成未經還倉之州縣舊穀  
旣尙逋欠今年難準再借應以見在一半應借之穀值此青  
黃不接減價糶賣實在窮民如或不足再將應存一半內減  
糶十分之六七州縣不得假手家丁胥役致滋混冒及需索  
短措使窮黎裹足不前其上年秋成已經還倉之州縣應仍  
照例一半借出一半存倉備賑至減糶之弊亦不一端或虛  
報糶數賺利肥囊或縱容奸商地棍多買轉販貧窶小戶反  
不得升斗充饑殊堪痛恨不知地方設立有司所司何事觀

此熒熒赤子不為竭力軫恤更以

朝廷救災之倉穀攘為貪污分潤之機緣此等不肖雖存皮肉全無心肝即上司耳目有所不及一時法網或倖得免而天理難逃必遭絕滅子孫之禍救急如救焚不得不痛切言之合轉行嚴加申飭各存一分真心行一分實事毋謂紙上空言不以白簡從事甘被若輩之欺朦也其減賣價銀令各州縣會同同城武弁教官佐貳首領封明入庫取結報查不必轉解致滋往返如有侵虧即將出結各官一並參究仍將糶過穀數銀數報明俟秋成飭照時價買補或價有贏餘並買穀入倉備賑總期私弊盡絕窮餓稍甦不勝為賢守令望之各宜三思祇遵共畏王法冥誅毋得負人適以自誤也

善化縣志卷之二十一

政蹟二

痛除湖南三大苦差示

巡撫 周召南

為痛除湖南三大苦差以重民命事照得湖南一帶郡縣懼數十年之兵火即有數姓子遺皆九死一生僅存皮骨之殘黎耳今當軍需浩繁供應維艱之際宜何如愛養以滋生計乃年來徵收無度差徭溢濫攫取之術指不勝屈如供兵也穀草有買價運送有腳價雖為數巨十百萬俱見發庫銀或抵兌當年大糧並無絲釐賒欠而小民擔負不憚入口之饑反問領價層層剝削百不及一收受之間浥爛陳朽頓如山積又不止巨十百萬之銷算也况陰折陽折兵折民折出入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一  
反覆又不啻數倍供兵何事湖南何地誰非膏血而忍心抑  
至此耶其苦一也如郵務一事百十里一站夫不上二三百  
名馬不下一二百匹計一郡縣有三四驛者歲額工料以萬  
餘計爲數不爲不多一遇大差銀鞘張皇無措或雇覓營馬  
或飛拏里甲總以工料協濟不前爲數不足爲口實而其實  
馬騾夫役無一足額者

朝廷所設萬餘金錢寘之何地又有一等巧取之徒遇差挾借  
庫銀差去私派幫貼而所派之數又倍溢所借之數互飽穢  
腹兩害公私忍心害理貽禍已極在窮簷編戶以父母之驅  
子弟而又係公家急務敢不應承徒有含冤於心而爲長吁  
短嘆耳其苦一也至徵收錢糧業有一定由單自經投櫃之

後流水底簿不復再見天日此外或幫或貼或補庫或銷算  
或造冊或紙張或打發催差或拘算年總血盡毛枯爲費何  
啻正項數倍其苦一也以上三大積弊道路之謠都門之口  
噴噴有言本院雖欲代爲容隱不可得也除另文查取特疏  
題參外爲此示仰撫屬官吏知悉示後各宜痛革前弊大家  
共發仁心公門之中好行方便與百姓實除三大積弊如領  
過供應價值當卽時找補抵兌見年大糧必實心銷算浥爛  
陳朽作何抵補驛遞夫馬必實足額數工料錢糧按時支發  
不得閉門張皇沈閣餉鞘再累里甲徵收大糧各照由單而  
額外私斂盡行痛革期於實心共理以保殘喘倘怙終不悛  
或經訪聞或經告發官則飛章參奏而吏則執法處死身名

俱敗悔何及焉

嚴禁濫差示

周召南

爲嚴禁濫差以除民害事照得濫差之擾本部院疊次嚴禁不啻再三腕切靡所不備悉矣且屢經廷議條奏奉

旨申飭一切細事俱不得濫差一人下州縣近訪聞各衙門差役此往彼來源源絡繹不絕索轎索馬索夫索錢州縣官供應不暇有忍氣吞聲者卽有一二申言稍有阻抑其兇鋒而播惡造事者有不滿其欲而遂駕惡言以趨本官之怒者甚有不肖上官竟差內使家人跨馬持矢飛躍如狼如虎徑赴州縣挾以不得不從之勢或借小事而播爲大事或將大事而改擬小事假顛倒王法之具以爲營私攫取之方暗去明來

怒罵嬉笑無非婪贓飽壑之具嗟爾此輩真不知禍之速取也前本部院勒石令該州縣官查有不干政事之差徑自鎖拏申送曾未見有揚眉吐氣如此者閒有一二申報細故以事出萬不得已終屬吞吐而反開異日斂怨之端此皆上官庇護忌刻之所致也合行再爲嚴禁爲此示仰司道府州廳官吏文到卽便鈐束衙役家人不得濫差私下州縣作惡害民敗官常而亂法紀究且自墮身名竟何益哉合將濫差不法之徒訪拏申報以憑大法懲處如州縣官將上官之濫差申送卽註本官以實心愛民之考如司道府廳將不法之差懲處申解亦不失爲桑榆補過之收但能奉行爲民除害亦當寬其自新之路如再陽奉陰違依然濫差索騙民財凌恥

印官一經告發或別有敗露定行特疏糾參悔無及矣  
條革八款勒石永禁示

總督 郭 秀

一軟擡硬駝之弊宜除也從來徵收錢糧皆當遵照定額額外多徵卽爲私贓或有指稱貲費等項公然科派如闔邑通里共攤同出者名曰軟擡如各里各甲輪流獨當者名曰硬駝此皆由地方豪紳劣衿及奸民惡棍專工包攬借此夥結有司倡此異議以爲分肥撮潤之計久而州縣衙所官吏遂爲把持挾制卽或官有稍知自愛者而亦不能更張悛改竟視爲例所當然牢不可破以致豪劣奸棍橐肥囊盈而窮簷良懦日貧月乏是從前積弊貽累甚深故宜勒石永禁一陋規雜派之多宜除也如遇大差大役固有因公而派者

乃遂有假公濟私以一派十者又有每年每節派大小禮儀者而郡守之交際亦有派之各屬者有府廳縣衛所一出門夫馬之外派中火派路費以及跟役之食用者有上官差役往來派送規禮下程過客交際派送贐儀酒食至起解餉銀又別立名色曰解費曰扛費若夫見年應役則有磕頭花紅酒食之陋例甚而至於府道亦有開徵奏銷之陋例是一邑之中私派橫徵竟有倍於正供者至南漕一項又有監兌下縣之規禮差人坐催之規禮道府書役之規禮且書役之科勒竟有倍於官長者嗟嗟民力幾何豈堪如此之剝索乎嗣後上下衙門各須潔己自愛革除陋習不得仍蹈前轍故宜勒石永禁

一徵錢糧之滾單宜行也如一邑每里之中或五戶或十戶立一滾單於某戶名下註明田糧若干銀若干春應完若干秋應完若干或分作十限一限該完銀若干發給甲內首名挨次滾催令民遵照部法自封投櫃不許包戶銀匠櫃役執戩秤收一限若完二限又挨次滾去如有一戶沈單不完不繳查明卽嚴拏究處是旣省差役之滋擾又省里排之科斂且省民一分之濫費卽增民一分之正供卽省各官一分之考成豈不大有益於官民乎故宜勒石永禁

一訟棍之包攬詞訟宜禁也楚俗刁悍率以越訴爲常無論戶婚田土小忿口角有不由州縣而遽赴上控者有已經結案多年而忽翻案妄控者有州縣府道業已斷明而又誣讎

問官牽告衙役羅織多人以爲準狀之套頭者蓋由各屬不逞之徒往來省會交結在省訟棍狼狽爲奸遇事生風代人架捏情詞包告包準扛幫硬證而愚民無知信若神明甘心健訟往往傾家敗產而不悔若庭鞫得實原告受反坐之條被告受拖累之苦而訟棍猶安然無事飽食無禍也嗣後此等訟棍務必嚴行重究按光棍例定擬以警刁風故宜勒石永禁

一酷刑濫刑之宜禁也查樞牀一項久經禁革近楚中各監口有一刑具名大鐐不論輕重罪囚凡無賄者夜俱置於此中與樞牀名異而實同雖爲謹防越獄起見然腳鐐手械鎖項三件犯重罪者原許並用而大鐐何爲也凡監口有此者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一 五  
官當立刻清查嚴飭監卒拆毀又如夾棍一項原爲極刑卽長有二尺以外者總爲三木之下已無求而不得何須再以尺餘之夾棍爲用不幾極刑之中又極刑乎至於木枷竹板輕重大小皆有定式又定例開載如有違制刑杖嚴行焚毀仍着體訪酷員等語則一百二十斤之重枷暨瓦樣之大板尺餘之夾棍皆當遵例焚毀嗣後各屬官吏須身體力行不得陽奉陰違以致干功令故宜勒石永禁

一誣盜之宜嚴飭也查依山帶湖固多匪類爲民牧者自當嚴飭捕役緝拏眞盜眞賊不可草率了案以致無辜含冤乃地方各官一聞失事惟慮盜難弋獲遂任捕役橫行拿獲眞盜者固有而誣良栽贓陷害者亦復不少如有形跡稍涉疑

似以及捕役素所嫌怨者公然鎖拏私行弔拷種種非刑不認不休及其屈認方始到官而官惟顧一己之考成不問是盜之果否捕役之言深信不疑受冤之人百喙莫辨是不惟捕役之誣良奇幻叵測而官之容隱符同亦在天理人心之外嗣後有此等案件在官役應按律加等嚴處以示警惕故宜勒石垂戒

一鈔搶之風宜禁也楚之爲俗強凌弱眾欺寡或因鬪毆傷命未經告官屍親統眾先鈔兇手之家或因小忿不忍因投纒溺水亦率眾扛屍鈔其與口角之家甚或女嫁與人偶以別故自盡其母家亦率眾鈔其婿家姑息含糊竟不問實究擬苟且結局此輩益無忌憚故楚鄉有官法遠蠻法近之謠

今後若再有犯者地方官卽當嚴究律擬通詳以懲刁惡是宜勒石永禁

一強族阻葬之風宜禁也楚地惡俗每遇喪葬借事生風或賣地之人需索酒食稱賣陽不賣陰必不許葬或此地曾經管業轉賣已經數主自稱業主需索酒食必不許葬或有田地相連欲圖買成片者或附近有墳屋者則稱礙其墳屋統領多人或以糞穢洗潑其棺或扛病人強臥其穴需索者不滿其欲不止圖騙者不得其地不止大抵皆強族兇徒憑恃族眾魚肉鄉愚嗣後遇有強族欺壓強葬人地者許其具控地方官親臨驗視不得委員滋擾驗後立卽剖斷是非若係統兇阻葬需索酒食圖謀地土者立刻盡法究處不得少縱

庶兇悍之風可息故宜勒石永禁

禁上行下效積弊示

巡撫 趙申喬

照得湖南僻處邊徼疊遭兵燹雖

聖恩浩蕩蠲恤有加而民氣凋殘瘡痍未起所賴身任地方者滌

除苛政悉意撫綏庶幾哀鴻可集共享昇平我

皇上聖明遠照洞察民艱特以重耗私徵

天語叮嚀務期釐剔本部院欽奉

諭旨已經給示分發飭禁在案但州縣亦邀一命豈真愍不畏死所以橫行而無忌總由上下之通同郡守者州縣之表率也今湖南知府以及直隸知州於所屬起解錢糧不論地丁南漕驛站每百索銀三兩或名驗批或名硃資或名公堂或名

過平名目雖多婪賊則一又如奏銷一項該管府州亦惟逐項追求每縣每項勒索規儀四十八兩六十兩以至一百二十兩不等檄催差取公然勒索再如盤察倉庫原杜有司虧空而承察府州每小縣索取常規一百二十兩大縣索取常規二百四十兩惟較餽送多寡不問倉庫盈虛此外種種苛求更難悉數知府直隸知州取之州縣州縣不得不取之百姓借劍而殺其非自殺之也一聞耳知府直隸知州如此更進而上之諒有同心無待言矣伏讀

御書親製督撫箴有云曾是源濁而流獨清曾是表正而影則傾大哉

皇言其戒勗督撫之意深矣切矣然則處茲地而言澄源端表之道當自巡撫始巡撫貪則屬員安得不貪屬員貪則窮民安得不逃且死也本部院身受隆恩殫心報效先以一己爲屬員倡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如巡撫稍有不肖之念或有非法之事爾等官民卽當共聲其罪以爲負心徇慾之戒倘本部院正己率屬自問無愧而爾等屬員仍然需索下屬剝削小民使

天恩不被遐壤殘黎獨抱向隅本部院嫉惡如讎斷不能姑畱敗類日朘民膏霜簡一登身名俱喪亟宜猛省毋貽後悔

禁火耗雜費示

趙申喬

照得湖南地瘠民貧苦累不一其最賤虐而可痛恨者莫如橫行私派與重收火耗二端本部院向在江浙久悉傳聞上

年會審紅苗一案經過地方畱心體訪更得其詳大約正供之外巧設軟擡硬擡公費腳價諸名目有按糧每兩加派三錢至五錢不等者有借稱公務逐事私派一年之內難以數計者地丁銷算有派驛站銷算有派刑名費用有派漕糧南糧費用有派甚至州縣到府與府廳到省無一不派上司生辰令節與新官到任鋪設過客下程代儀無一不派且地方官之食用物件有發價之名無發價之實亦無一不派况衙門之蠹役恣其需索經手之吏胥任其操縱是官之所得者一而下之所出者不至於二三不止又花戶完納條編重戥稱收每兩加耗二三錢不等嗟此熒黎敲脂吸髓未飽虎狼剝肉剥膚誰憐鳩鵠無怪顛連困苦日卽於流離死亡莫知

究極也本部院蒞任之日卽恭設香案宣讀

聖諭仍謄黃刊布通曉官民一體欽遵外誠恐不肖官役利慾薰心罔知洗滌甘蹈法網合行出示嚴飭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姑寬既往許以自新本部院忝任撫綏躬膺表率若仍聽積習相沿不爲小民尋一生活上辜

主德下拂民情本部院雖死葬江湖不足塞責昔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嗣後如該地方官不遵

諭旨怙惡不悛擅於額徵條編私派分毫及仍前重取火耗剝削小民逢迎上司而司道府廳亦利其贓私通同徇縱是誠不畏刑法也是誠不顧子孫也本部院心清面冷立刻參拏追贓治罪斷不稍避嫌怨姑爲寬假使髓枯赤子終無求活之

門膽大貪官仍享恃入之利急宜省改無隕身名  
禁徵糧陋弊示

趙申喬

為再行嚴禁徵糧陋弊以恤民力以澄吏治事照得湖南私  
派橫行而加耗亦較他省為重本都院恭膺

簡命來撫此邦期與屬員洗滌舊污其砥清白奉法愛民仰副  
聖主軫恤黎元至意又念小吏不廉總由大吏不法而端本澄源  
當自巡撫始所以甘心淡泊不敢以寸絲粒米下累屬員天  
日可鑒耳目難欺凡居民牧諒宜共體但漸染已深矯正不  
易潔已自愛者固不乏而嗜利忘身者亦不少今當康熙四  
十三年錢糧開徵伊始誠恐從前陋弊未盡克除上負吾  
君下負吾民以重予咎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撫屬官民人等

知悉凡徵收正項錢糧務照全書起派數目令小民自封投  
櫃如或奸頑抗餉卽行照冊按欠拘比不得仍踵前弊私徵  
重耗僉點單頭苦累小民儻有不肖官蠹不遵飭禁貪贖如  
故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官則參處蠹則杖斃決不稍貸如本  
部院表率不端以致敗行貪濫任爾官民指實控告本部院  
願甘顯侈以謝湖南數百萬生靈為不肖巡撫戒言悉由衷  
法無曲貸各宜凜遵慎毋忽視

觀風示

巡撫 李因培

星沙列象珠囊輝軫水之墟嶽麓蟠形繡壤判荊州之域眺  
七十二峯之勝概秀盡楚天開三十六折之洪波靈涵秋水  
至於南嶽虞書傳如岱之稱觀乎天文周易演重離之位樂

張洞庭之野鼓吹風雲碑留岫嶺之巔昭回日月粵自熊繹受封而後迄於定王昨土以還甘棠爲雅化之遺謳思勿替檇杙實編年之作文獻猶存鬻子獨冠老莊曾作岐周之傳楚語時同謨誥閒登洙泗之庭代有傳書稟經酌雅人多傑構摘藻揚華旣作述之相師亦體裁之代嬗其言有物能讀典墳邱索之書所寶惟賢實逾齒革羽毛之產金簡啟玉函之秘靈蹟非誣湘皋舉杜若之英瓣香弗絕得風人之遺意離騷亦可名經託神女以攄懷諷諭因之作賦招靈祠畔景差好事之徒濯錦坊邊賈誼著書之地洵得江山之助應開吳越之先劉巴專誥冊之長榮緒紹修明之業過羅含之宅夢鳥成文登武子之臺囊螢績學成都內史風流不減於王

澄荆楚仙人雅譽見推於范迹潘京善辨合號譚宗谷儉無師獨膺高第十年古鏡沈皎魄於毫端一夕清湘銜春波於筆底不特八龍競起郡邑騰驤從看大貝芸生江濱照耀伍安貧多聞博雅屢降元纁歐陽願習業專經洵膺紫綬蓋衡品於三分之日公衍非修飾之流若論才在六代之閒徐偉爲振興之杰薄齊梁之弱體師燕許之高華士誦張公守約之文人賡元結摩崖之頌那律號九經之笥史青誇五步之名石鼎連吟譽延昌黎之序雲岩作記鑣揚賓客之詩秋田居從事之班詞工牒諭羣玉授校書之職表進篇章五老同登曹松極愛閩仙之咏二晁並駕明略無慚國士之稱連唱和於東坡蘇堅似浙荷表章於永叔廖倚歸秦至覃季子乃

纂微言尋源子史惟周元公更傳絕學探本圖書函一派於  
濂溪起二程於洛水易祓深通於周禮龍榮精詣於春秋載  
道爲文非徒鼠獄雞碑之技名言寓理直揭天根月窟之源  
風雅山林彭子家里居是式威儀粉署劉朝端遺像猶存西  
涯開七子之先居臺閣而斯文自任元吉負四朝之望因幼  
孤而力學彌勤風景羅羅萃玉淵於魯府覆瓿種種窺筆帑  
於他山哀勝國之遺經金臺表碣昭熙朝之雅化玉筍分壇  
或承恩於豐澤園中或稱旨於長春苑裏蜚聲洱海鶴泉友  
水之篇領袖瀛州文肅藏珠之賦莫不希風千古閑矩矱於  
先型庶乎服教百年躋冠裳於大邑本部院通籍北院授鉞  
南邦每握金針動涼飈於月屋頻持玉尺移寸晷於風簷照

徹冰壺拂拭不移於遠近張回鐵網搜羅已遍乎東南士風  
原係乎撫綏文治亦通於政教頃來夏口方窺墨浪於晴川  
茲渡昭潭用測文淵於北渚望氣識瘞文之豕臨流尋洗墨  
之池錦水流輝秀異鍾於沅澧巴邱問俗風聲不隔於荆  
襄勤民固勿忘初心教士非徒循故事梅花載道封題憑驛  
使以俱馳泮水開冰授簡自膠庠而弗緩和奚云寡高歌白  
雪之詞神與偕來妙擅青峯之句奪三春之藻麗班管初拈  
窺二酉之精英牙籤特劈此日名標兔冊固將玉女以有成  
他時價重龍門應信起予之不謬

禁訟師示

按察司 周人驥

爲嚴拏訟師以厚風俗以安民生事照得訟師害人甚於盜

賊盜賊劫竊一家事顯而易防訟師則害及眾姓謀深而難測本司嚴行誥誡不啻三令五申凡有控告呈詞批飭該地方官查審審屬虛誣所稱不識姓名及過路算命之人所作從不輕信必究出作詞之人卽有本案已明或兩造求息而原詞內尙有架捏之處必令窮究到底實擬虛坐輕則枷責重則流徙刁徒諒有聞見近年以來雖未敢明目張膽而暗中播弄是非顛倒曲直所在多有本司念切民瘼此輩一日不驅除淨盡則小民一日不得安息除通飭各屬一體嚴拏外茲當開告之期合再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所屬士民人等知悉爾等慣作詞狀之人必皆知書識字何事不可謀生而必欲種此惡孽己身旣難逃法網子孫又必遭禍殃務各速

焚筆硯改絃易轍爲盛世之良民若仍怙終稔惡教唆誣告必爲不可化之敗類情旣難寬法豈能貸欲保全身家性命者及早猛省毋貽後悔

妄信風水示

周人驥

爲曉諭愚民妄信風水以整風俗以息訟端事照得福澤縣遠莫非修德之徵子孫繁衍悉本存心之厚從未有枯骨在土能庇蔭其子孫者語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古人所以卜其宅兆者乃孝子重親之遺體使他日不爲道路溝渠豈藉此以求富貴乎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年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乃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



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風水之說始自郭璞璞既精於風水宜自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何以不免見殺於王敦而子孫絕滅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後拾其遺書而遵信之不亦愚乎世人被堪輿蠱惑而不明其理惟楚南尤甚有貪求吉穴致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其親一掘未已至三四掘者有謀占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一本操戈闔族構怨釀成人命而喪身絕祀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蔭至骨肉成仇讎者此世俗執迷之大概本司每期放告爭風水者居其半或占掘古墓百般謀葬或勾通縣書剗改鱗冊或私買連界之地暗圖穿越或棄毀他人之碑碣自己

添入家譜或公夥墳塋瞞哄同族將餘地受價出售或見他姓式微賄誘其子孫刨棺讓葬或暗造土堆冒認別人之墳爲祖先混行爭奪種種詐僞之風難以枚舉以致經年累月構訟不休不知慎終追遠事有常經生寄死歸安惟入土無論公庭僕僕失業破財卽所告皆勝而損人利己流毒枯骨冥冥之中甯無報應此皆術士妄談禍福愚民誤信吉兇貪未來之富貴罹見在之罪愆習俗澆漓至此已極合亟諄諄曉諭爲此示仰合屬紳士軍民人等知悉爾等當安義命自然獲福陰地不如心地之說確乎不易如執迷不悟妄信堪輿貪圖風水無理構訟論情則爲不孝之子孫論法則爲頑梗之莠民本司心存厚俗任在鋤奸切勿狃於積習甘蹈刑

誅而不悔也

除蛟害示

周人驥

爲飭除蛟害以安民生事照得楚南襟山帶湖每多蛟水爲害人畜田廬隨波漂沒每歲有之近又報衡永等處出蛟聞之殊爲憫惻考之紀載得伐蛟之法蓋蛟以卵生數十年而起生蛟之地冬雪不存夏苗不長烏雀不集其土赤色其色朝黃而暮黑星夜視之黑氣上衝於霄其卵入地自能動轉漸成地泉其形旣成聞雷聲漸起而上其地之色與氣亦漸顯而明未起三月前近聞其聲如秋蟬悶在手中而鳴又云如醉人聲此時蛟能動不能飛可以掘而得及漸起離地面三尺餘聲響漸大過數日一經雷雨穿山破岸水逆潮湧而

害不可勝言矣善識者在春夏之月觀地之色與氣及未起二三月間掘土三五丈其卵卽得其大如甕其圍至三尺餘先以不潔之物鎮之多備利刀剖之其害遂絕又有說用鐵與犬血及婦人不潔之衣埋其地以鎮之蓋蛟非龍引不起龍非雷震不行鐵與穢物所以制之也又有說蛟畏金鼓夜畏火夏月田間作金鼓聲以督農則蛟不起卽或起而作波但見火光聞金鼓之聲其水勢必退又云蛟畏荆樹蓋荆汁可以制毒蛇也又云夏秋連日雨夜則樹高竿掛一燈籠亦可避蛟諸說頗近理論爲政之大體自以修德行仁爲挽氣化弭災眚之本然爲父母之心無所不至不得不多方救濟以冀萬全踵古法而行之或有補於萬一况職司民社有撫

血之在明明有弭災之說豈可嫌其迂闊而靳傳布乎故錄各說通行爲此仰府州官吏即便傳飭所屬將伐蛟之法通行曉諭苟能伐得一蛟卽免無窮之害縱不能全弭其患亦當竭盡此心慎勿視爲不經而泛視也

飭禁派累各款告示

巡撫 陳宏謀

爲嚴禁派修事照得水陸塘汛所設墩臺營坊等項理應隨時修葺庶足資防守而壯觀瞻楚南塘務經前督部院阿具奏除向來交代仍著落各州縣修整外其應行設立而廢置未舉者請項修理修整之後兵丁住房應令自行修整毋得推諉其官廳墩臺望樓等項照依定例文員修竣移交營員收管至大路塘汛亦經前督部院新題準部覆動項

修建保固三年之後如有些小損壞責令兵丁自行苦補設遇風雨坍塌移明文員修葺又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內準

欽差咨奏明飭著各地方州縣官員將境內各汛塘坊墩臺量視衝僻循照舊例捐貲次第修理嗣於二十年本部院前任內將塘坊望樓責成地方官修理奏奉

硃批札司移行欽遵在案是塘坊之損壞責在州縣修葺歷有例禁茲本部院過衡衡陽民譚予吉等具呈塘坊派修前經勒石禁革詎年久碑裂竊恐人心不一復行滋擾等情核其情由雖見無大派累似工竣領銀不免賠累合行出示仰闔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遇塘坊望樓損壞地方官照例捐貲專差丁役購料雇工修整交兵住守如小有殘損聽兵白

行苦補毋得派累附近居民承應工作如陽奉陰違一經發覺定行參究該司道務須稽查嚴禁切勿姑隱慎之毋忽

嚴禁收荒店示

知府 呂肅高

爲嚴禁窩賊之荒店以靖盜源事照得省會之地五方雜處最易藏奸窩竊不除民難安枕本府自下車以來訪得省城內外一種扒賊日則沿街挨戶剪絡掏摸夜則剝壁穿牆攫賊肆惡偷來什物急圖消售卽有一種荒店鋪內排設零星舊物名曰買賣其實專取賊贓公然窩囤被事主認獲向贖肆其索詐稍不遂欲反逞兇橫加以誣盜嚇制事主目覩真賊畏其兇惡莫敢過問扒賊恃其荒店恣肆無忌是荒店實爲民害久經前府查禁無如捕保受賄徇隱仍然縱令開張

此等奸宄若不禁逐流毒何極除長善二縣委員查禁驅逐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荒店人等知悉爾等既有資本皆可營貿豈容托名荒店收買賊贓示諭之後爾等速宜改業另謀生理毋許開設荒店名色自罹法網儻敢故違一經拏獲定照盜賊窩主例治罪言出法隨決不姑寬毋貽後悔至該管捕保如敢受賄徇縱不行查逐稟究察出一併重處嚴禁喪行吹手勒索示

呂肅高

爲嚴禁喪行吹手分界勒索之惡習以除民害事照得各行交易俱聽民便豈容盤踞壟斷勒索害民本府訪聞省城內外一種遊棍或三五八十數人各出微資合製喪扛分立境界凡有喪事不許越界租賃若輩盤踞其家需索酒食孝帛

利市及扛擡棺柩不論遠近任意索錢或三五串十數串不  
等如喪家另覓則又以分界爲辭串同一氣彼推此誘百端  
苛索卽雇夫亦遭兇阻本家旣不敢越界他覓不得不忍氣  
吞聲厭其壑慾又有吹手一項遇有婚喪亦復分界勒索每  
日四人或索錢八九百千餘文不等視爲奇貨牢不可破夫  
喪車吹手民間必需之事若輩竟爲魚肉此等惡習深可痛  
恨本府訪聞旣確姑寬已往除酌定應給錢數並傳行長善  
二縣曉諭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喪車吹手人等知悉  
嗣後無論城鄉婚喪任聽主家隨便租賃不許分界勒索如  
喪車一架止許給錢一百文擡夫計程十里每名給錢二十  
文吹鼓手於酒食外每日每名給錢二十四文迎送按程十

里給錢二十文均計程途遠近加減永定成規儻敢不遵示  
禁仍前分界勒索許被害之家赴府稟報以憑盡法痛懲決  
不姑寬

飭屬勸辦積穀備荒札示

同治二年

巡撫 惲世臨

爲通飭事照得湖南爲宜稻之鄉穀米素稱饒裕近因鄰近  
各省及各路軍營紛紛販運米價長落無常貧民每多受累  
良由家鮮蓋藏事無遠慮不預籌於平日致告歉於臨時舊  
今兩年前車可爲炯鑒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  
必有三年之食雖有旱潦民無菜色蓋積其有餘故能防其  
不足也見屆場穀將登亟應捐積義穀以備不虞凡有業之  
家毋惜微資共成盛舉非徒濟人之急亦卽保家之謀合行

出示並列章程曉諭爲此示仰各屬軍民人等知悉務各按照條款就地方情形趕緊合力公捐共成善舉眾擎易集目前之所費無多圖匱於豐異日之所裨實大本部院爲吾民計長久慎無虛應故事徒託空言其各懷遵

禁革錢糧積弊札示

惲世臨

爲札飭嚴行禁革出示曉諭事照得征收錢漕例應聽民自行赴櫃完納拖欠者由官調查花戶姓名分別追究湖南錢糧積弊大半由於蠹書之包征包解甚至擅出墨券私相授受該書截串在家小民偶爾遲延欲求給串有費十數倍而尙不可得者稍不遂慾稟官拖押門丁差役從而需索良懦者冤憤填胸刁蠻者藉端滋事此民生之大病也征解出自

蠹書挪前掩後官亦無從過問串經先截何戶已完何戶未完問諸官而官不知一有交卸已截之串蠹書視爲奇貨任催不繳公項尙懸私囊已飽此

國家之大病也漕糧自改折後征收弊端大約與地丁相同有司際此時艱不以

國計民生爲念耽一時之安逸滋無窮之流弊且安逸於一時亦必貽累於後日似此無能之員卽立登白簡亦不爲枉本部院在藩司任內曾於整飭征解章程內詳明嚴行禁革亦查有已改之處而未改之處尙多若不從嚴究辦何以紓民困而重正供合亟札飭札到該司立即會同糧道通飭所屬嗣後征收錢糧一律通用板串設櫃大堂認真催征地方遠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一  
開者酌量適中處立一鄉櫃完納之戶立即截串給予回家安業不準片刻拖延未完之戶該地方官記明名姓鄉居隨時催傳或下鄉之便開導勸納將征收章程勒碑大堂之旁另摹一張呈核並責成該管知府嚴查限於本年十月內將碑式摹呈如逾限未據賈到即行委員提取若積年蠹書因更改章程不遂所欲從中簧鼓或串同劣紳阻撓把持該地方官立即拘解來轅本部院執法如山定即嚴行懲治一面由司通頒示諭示內指明此弊已改如有墨券撞騙並率稱填完多方苛索者許即扭送稟官俾民間無所畏忌自可踴躍輸將經此次告誡之後若不職之員仍然狃於積習以征解之權付書役之手則是溺職無能本部院即以溺職

奏革並將失察之本管知府撤任該司亦認真隨時查考參辦

慎勿鬆勁切速切速

通飭禁用穀米作酒札示

惲世臨

為通飭查禁事照得穀米為養命之寶煮酒熬糖歷垂律禁湖南自去年春夏之間穀米騰貴幾至市無糶賣本年青黃不接各屬又復饑荒幸而雨澤應時秋收豐稔始得糧價稍平查湖南向稱足米之區何至民鮮葢藏動形匱乏固緣外省採辦之多亦由自為耗斃訪聞近日嗜酒之風有加無已合通省計之每歲耗穀不下數百萬石而鄉邨為多小民射利添設店鋪數倍從前惟便嗜酒之徒不計耗穀之數以致使酒生費輒釀事端耗財敗俗莫此為甚合亟通飭嚴禁為

此札仰卽查照所屬地方除向用雜糧煮酒聽其照舊外所有城鄉戶店不得再用穀米煮酒違者案律懲治該縣務飭紳耆保甲實力查察毋得隱縱亦不得藉端訛索切切  
禁革書役積弊示

惲世臨

爲示禁書役婪索詐害以除民累事照得州縣爲民父母興利除弊政固多端而稽查書役假威詐索滋擾良民尤爲要務湖南州縣衙役兇惡無忌久所著名蓋緣楚省民風好訟偶因雀角細故輒便架詞控告一經批准卽爲書差之利階始則代書索蓋戳記錢家丁索傳紙費迨控詞發房書吏索抄詞費出票錢票入差手則索起發路費及盤費各錢公然乘輿下鄉科派尤甚稍拂其慾執持鐵鍊恐嚇繼則索送牌

費並索原被告各酒席豐則喜薄則斥由是索差費名曰盤子費稍不遂意拖累原被在寓守候經年累月典當殆盡求審不得求結不能勒至書差各費交清始能帶訊復索檢卷費值堂費散班聽刑各費審結後則有具結費其費自十千至數十千或百餘千不等每因一案而少有之戶業已傾家蕩產矣種種情弊實由州縣怠於公事所致前經本部院頒發清釐詞訟冊式通飭各州縣按月造報已結若干未結若干新收若干開除若干雖據遵札造賚而一月內訊結不過二三期未結者居多推原其故或因差役詐索包不赴案或因詐索未遂羈延時日衙蠹害民情弊百出言之實堪痛恨合亟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屬官吏丁役人等知悉凡爾牧



令務當振刷精神力求整頓嗣後自理詞訟原告兩箇月不  
投到聽審者照例註銷被告具訴卽取具的保候審或傳原  
告訊結不得久羈守候各於大堂安設木櫃一箇蓋用木格  
以便投紙專收原被告投到稟詞加以鎖鑰該牧令每晚親  
自啟視卽知某案原被告已齊牌示傳審可杜書差隔閡勒索  
之弊其有應行票催除命盜姦拐重大案情外一票只準一  
差票內蓋用不準乘輿字樣圖記卽日傳喚到案示審儻該  
差逾限卽與嚴比如敢乘輿勒索許原被告之家協同保甲將  
差役轎夫指名稟究該牧令毋得徇庇如有應勘案件毋許  
隨帶多人止準單騎往詣登時立讞使該差役無所施其伎  
倆更於質訊之時親詢原被告差役有無詐索如有前項情

事輕則責革追贓重則通詳究擬以除民害而杜訟端自示  
之後儻再不知隨時訪察防範任聽丁役詐索該差仍然乘  
輿下鄉一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將該州縣從嚴參辦丁役人  
等照枉法贓科罪決不稍寬其各慎遵毋違

舉報節孝簡便章程札示

同治三年

惲世臨

爲通飭遵辦事案查道光七年準

江蘇巡撫咨會查明武進陽湖等縣貞孝節烈婦女建立總  
坊一案當據藩司詳定章程內載江蘇彙辦武進陽湖二縣  
節孝冊內已入志者止列姓氏不載年歲其新採未入志者  
於姓氏下只載守節身故各年歲均不開載事實洵屬簡便  
易行楚南自應仿照辦理應卽通頒冊結程式飭屬遵辦嗣

據湘潭縣詳稱南省通志纂修甫閱十餘年其採入志之貞節婦女見未身故者尙多其合例而未入志者亦復不少應否列入稟請核示又經藩司詳定將見存之貞節婦女無論已未入志凡年例相符查訪確實亦照開列守節見存各年歲一體入冊詳報無庸冗敘事實通飭遵辦本年準禮部咨議奏嗣後各省貞孝節烈婦女應旌表者該州縣取有供結限一月內徑詳督撫學政會同具

題毋庸申報府司轉詳以省繁牘而期迅速相應刷單知照等因到本部院準此業經行司通飭遵照辦理各在案查例載三十歲以前守節至五十歲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守節已滿十五年俱準題請

旌表此項貞孝節烈婦女芳型足式自應隨時舉報以勵風化而敦倫紀惟其中有子孫務農服賈不知

旌揚之典或後裔式微鄉閭僻處以致苦節久湮又或本家雖經呈報而各衙門官吏視爲泛常延擱不辦甚或承辦胥吏藉端需索不遂卽指冊結聲敘不合迭次駁換展轉稽延遂使幽光潛德泯沒不彰良堪歎憫今準 禮部奏改新章由各州縣取造冊結逕詳本部院衙門會

題但恐冊造參差不一仍不免有挑剔之弊因將道光七年原定冊結式樣並給發簿冊通頒各學責成該學教官遴選士人徧加採訪按名填寫簿內該教官出具總結牒該州廳縣遵照加結粘連蓋印並於冊內會銜蓋印詳賚本部院及督

部堂學政衙門以便核辦合行札飭爲此札仰該州縣廳及該學教官查收遵照辦理毋違

嚴禁地師煽惑謀占及誣控各弊示

按察司 涂宗瀛

爲申明定例出示嚴禁事照得定例貪人吉攘非其子孫又非實有確據之前人古冢但有土墩輒稱伊遠祖墳墓勾引匪類夥告夥証陷害無辜審明將爲首者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治罪爲從各照誣告爲從律科斷等語

功令煌煌所以懲刁告而挽頹風也本司莅任以來接收各屬呈詞多有以盜葬掘冢等詞來轅呈告又檢閱各屬京控案卷大半係因盜葬掘冢起衅當經本司委員前往會勘或提人証來省親爲研鞫多屬虛誣推原其故緣南省惡習惑於

風水聽射利之堪輿貪無憑之吉穴以致毒流枯骨殃及身家或冒認古人墳冢或強指他姓墳塋誣爲己祖希圖占山進葬又或私買毘連之地以冀越占又或掘毀異姓之碑添載自己譜圖以資騙賴或哄騙貪利族人私賣公塋隙地或賄誘式微後裔創挖舊塋讓葬甚至信地師之妖言於他姓墳山暗造土堆悄埋碑石以爲將來指控硬占地步及至扛棺強葬彼此爭毆互相掘毀釀成命案構訟十餘年家破人亡而屍棺尙浮露未得掩土者試問此爭謀之地果吉乎凶乎地師之言果足信乎種種弊端筆難枚述若不嚴加整頓實無以挽頹俗而安善良除通飭各屬隨時遇案嚴懲外合行申明定例出示曉諭爲此示仰闔屬軍民人等知悉自示

善化縣志 卷之二十一  
之後如再有前項積弊一經審明定卽照例嚴辦並提妖惑之地師從重嚴懲決不姑寬其各慎遵

公婆寨永禁鑿石燒灰示

光緒二年

按察司 夏獻雲

爲出示永遠嚴禁事準御史黃錫彤等呈稱以公婆寨地方係善化九都瀏陽二十六都兩縣連界爲省龍由瀏入善最要之處山原有石匠利燒灰始則穿鑿以斧斤繼復攻打以火藥地脈已幾欲斷山勢亦恐將傾曾經稟府出示嚴禁第恐日久玩生公懇出示永遠嚴禁並飭善瀏兩縣一體遵照等情本兼署司查公婆寨地方關係省龍正脈該處無知之徒貪利取石燒灰輒敢轟以火藥爲害匪輕自應永遠嚴禁除批長沙府轉飭善瀏兩縣隨時派差會巡具報外合行出

示永遠嚴禁爲此示仰該處居民人等一體遵照嗣後公婆寨一帶地方永不準鑿石燒灰及用火藥轟炸取石致傷地脈倘敢故違一經發覺定飭拘拏嚴辦不貸該管團總保甲務須隨時稽查毋得徇情容隱致干併究其各慎遵毋違

請禁長屬點名擁擠詳

教授 向廷柱

爲請仍按牌點名之舊免擁擠踐踏之虞以肅功令事竊照長沙歲科兩試歷來遵府憲考列名次定牌先後造冊申送其法竹牌一面書名五十燈籠一個然燭一枝承辦官役於學憲二礮時齊集轅門將第一牌童生歸第一牌燈籠等而下之俱依此派擺列長街毫無攙越至學憲三礮開門辦事人役按牌傳進府憲點名學憲給卷魚貫而入法至善也迨

乾隆五年內不以府考名次爲憑而以廩生熟識爲據分廩分童案牌案列前茅者忽焉在後載後勁者瞻之在前因之辦事人役卽於其中舞開銷之弊作減省之行或第一牌人與第二牌人連燈或前數牌人與後數牌人共火或將名紙藏諸懷中此一牌之名甫點彼一牌之名旋粘令人適從莫定或將油燭珍之秘所此不知名掛何方彼莫識姓書何處教人觀望無門且一面而兩面齊名五十人遂積一百人之眾前牌與後牌並錄一百人竟冗數百人之多彼强有力者或一人可奮臂以登若懦無能者必數人始簇擁而入形若蝟集勢似江翻有擠至半死者有擠成暗疾者有擠失冠履筆硯者有苦心讀書因一擠而終日不能成文作字者一

領青衿未得已傷七尺之軀兩篇綠字難書大負三年之望尋到源頭總由不遵府案點名階之厲耳况乎廩生分保之議其弊更不可言不獨名次倒置以致前後擁擠更有一種濫廩借考居奇仗廩保之名逞包攬之欲長鎗聯爲一氣暗地分金冒籍結作同胞瞞天獻璞匿喪子弟捏稱過繼之兒有主人丁妄報納糧之戶媚優隸卒得錢字字寫良家過犯刑傷有鈔聲聲誇碩士遂令攻訐者多擁擠更甚正考之外已添送考之人看考之中又增開考之輩嗣後請仍照府考名次將牌一面書名五十禁寫兩面於轅門外擺列齊整按牌傳進至廩保之用不過認識其人以杜長鎗諸弊照從前學憲考試舊例開門時傳廩生入當堂三揖庶體統亦著尊

嚴而進退不致擁擠諸弊不攻自清真才不搜自顯闔屬生  
童沾恩無既矣

勸捐積穀稟

知府 丁葆楨

竊照古人養民之政首稱足食而救荒之法則先重積儲漢  
耿壽昌之常平隋長孫平之義倉皆立於州郡一遇凶饉賑  
貸受惠者皆近城郭力能自達之人而遠鄉僻壤孤瑩無告  
不獲沾龠合歷宋代惟朱子社倉之建穀本取諸常平而經  
管則有正副社長始則行之一邑繼則遍及各省立法之善  
無逾此矣然歷年既久經理不得其人或由社長之損失或  
由借放之虛懸徒有名而無其實本年夏閒穀米昂貴謀之  
社倉多無穀借四鄉遂有匱乏之虞是又社倉之可恃而不

可恃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官  
養民不如以民自養之爲得然圖匱於豐必得未雨綢繆講  
求藏富於民之法湖南素稱出產穀米本年三四月閒青黃  
不接又因上下游搬運過多以致穀米價值日漸增長而四  
鄉洶洶深虞艱食致有私相阻禁之事仰賴 憲臺廛念民  
艱諭令各屬察看情形辦理平糶其鄉閒缺乏者亦準暫爲  
借撥秋後繳還貧民均沾實惠近日雨暘時若早稻將次登  
場穀米亦已流通價值逐漸平減人心爲之大定然農民只  
顧目前鮮有遠慮若遇歲豐則飲食燕會以及婚嫁衣飾土  
木修造之費無不日事華美而備荒之術置之不講矣卑府  
擬於本年秋收之後委紳士二人分赴長善各鄉勸諭自耕

業戶並寄莊各田畝所獲租息按每穀百石捐穀一石存之本鄉鄉分幾都都分幾甲每十甲公舉二人分管由地方官發給印簿將某莊收租若干註明某業戶捐穀若干暫寄甲內公正殷實某戶倉內遇下年豐歲則有入無出中歲則酌量平糶務期平價不必取盈秋成以其價糶補歉歲則以穀發貸其力能還者秋成交倉薄取利息力不能還者免之如果歲逢凶饑則盡數賒賑俟年豐從新勸募如此則官不累而民不擾多一分蓄積即多一分施濟是在司其事者實心經理每年秋成後將出入數目由地方官稽查一次務使有便於民不致有名無實即年歲不齊民亦無虞菜色是否有當理合稟請批示飭遵

學冊不歸州縣稟

石門教諭 蔡用錫 雲房

竊照本年八月內奉署制憲張

名亮 基

即札開據善化縣知縣

胡鋪具稟請通飭各州縣教官將文武生員姓名年貌及入學年分按季造冊移送州縣遇有應行詳請斥革之事地方官即可按冊而稽立時詳辦免致移取年貌轉多周折俾州縣有隨時詳革之權等因到學旋奉州牧札催迅速遵辦此亦為整頓士習起見惟思士習與民風相關士氣尤國脈所係而培氣節則先在養廉恥故孔子云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孟子云恥之於人大矣敬按學政全書開載順治十年題準生員犯小事者府州縣行教官責懲犯大事者由學黜革然後定罪如地方官擅責生員該學政糾參康熙九年題準生

員關係取士大典若有司照民例扑責非朝廷恤士之意今後如果有欠糧重情地方官先報學院學道黜革後治以應得之罪若詞訟小罪發該學責懲乾隆元年議準生員所犯有應戒飭者地方官會同教官將事由具詳學臣酌斷批准然後照例在於明倫堂扑責如有不申詳學臣不會同教官而任意叱呵擅自飭責聽學臣查參以違例處分學臣亦不得袒庇生員違公批斷仰見我

朝樂育人才

簡儒臣以錄取之付學官以訓迪之待之甚優不與齊民等俸文武生員知

朝廷愛恤之意益不肯自輕有虧行止養羞惡正所以培氣節

也今一旦付之有司而以齊民待之則生員亦將以不肖自待謂身不足重名不足榮勢必無恥之徒日眾於育士何益哉或者以粵匪犯楚而從匪者有已革之生員數人致患生員滋事故有此札然從匪之齊民不下數萬又誰縱之使然豈地方官不善約束齊民而獨善於約束生員乎夫士爲四民之首亦卽百官之階氣節伸斯不忍以因循誤國廉恥重斯不肯以苟且辱身我

朝收多士報禮之效其公忠體國者皆卓有可傳今造冊付之州縣則必將成憲更改似非臣下所敢出卽恐教官多不肖徇庇生員不得已爲救時之計又安知州縣之皆賢乎制憲札云教官無教澤及人州縣未嘗以培養人才爲念誠哉是



言也查州縣錢糧支放每至年終教官必爲州縣出具清楚甘結此州縣干係教官事也教官未嘗請飭州縣造具錢糧支放清冊付學稽查而州縣獨索生員清冊似屬偏枯向例查造生員年貌及入學年分清冊賚呈憲臺以備查核兼爲廩增歲貢次序對核新中舉人親供實

朝廷取士之需非有司用法之具若以進賢大典造存地方官衙門體統攸關反不足昭慎重况如各憲札飭按季造冊送各衙門教官書識不過一二人卽竭終年日夜之力亦恐不及援例酌情終多窒礙理合縷陳伏乞批示

公請南北分闈呈

桂陽郭遠青來

爲湖南鄉試極苦籲乞疏題分闈以普

皇仁以廣樂育事竊惟天地之大以萬物各得所爲心聖王之仁以一夫不被澤爲歉我

皇上臨御四十一年養士愛民慮無不周西被東漸遠無不屆如鄉會廣西俱定額中進士名數所以體恤邊遠士子至詳至厚而湖廣今年鄉試復廣額至八十三名

天恩浩蕩曷可名言惟是湖南九府州僻處荒陬瞻天萬里於多士奮興之日獨有北喜南愁之歎不得不備陳苦情仰冀矜憐而處置者蓋湖南隔阻洞庭洞庭之波八百餘里南士赴武昌鄉試有遠至二三千不等者扁舟一葉常以六月閒起程而長途遷延加以大湖風阻或相守至十日半月不能移舟比至省城試期已過每科多有而今年不及試期者尤

甚如郴州生員楊遂等二十五人於八月初八日抵省雖蒙北藩憲寬政俱準入場其餘初九早始到長沙屬生員尹有孚等四十二人衡州屬生員趙居敬等九十三人常德屬生員唐若愚等八十七人郴州屬生員朱大澍等九十六人皆以棄舟奔趕不及場期者合計尙得四百二十七人數千里裹糧而來至不得一望見棘闈而去辛苦淒涼誰可告訴况又有冒險赴期風波不測爲南士之所極不忍言者乎又湖北七十二學奉取正科舉三千名湖南七十二學亦奉取正科舉三千名然湖廣每科鄉試合南北常萬有餘人湖北除正科舉外遺才盡收入場多至八千餘人中至六十七名湖南二千人中僅十有五人往年或中至二十餘人豈真湖南

之人才遜於湖北哉徒以湖南遠而湖北近近則赴闈易而遺才入場者多故中者亦多遠則赴闈難不惟遺才絕少並正科舉入場者皆少故中者亦少是湖南湖北之科舉中式其難易多寡至於如此懸殊者固非其人其才爲之實其地其勢爲之也尤有可歎者南士相戒以科舉爲畏途華門寒士資斧艱難至有終身不窺場屋近科以來赴闈者視從前又加少矣及今不早爲計將來日益凋落可憐湖南數千里賦稅之地漸棄爲科第淪落之鄉則是

朝廷今日之加恩廣額以湖北爲近水之樓臺而湖南終不免向隅之嗟若也然則爲湖南念久遠爲諸生擇利害計無有大於分闈一事者且長沙爲湖南省會節制則另有撫憲分

司則另有藩臬錢糧戶口官職考成事事與湖北判然爲二雖南北總轄於制府亦猶兩江兩廣總督之例南撫憲卽我南闈之監臨南藩憲卽我南闈之提調南臬憲卽我南闈之監試此於事體何所不宜且如平溪四衛楚地也版章戶口悉隸湖南惟以四衛遠楚而近黔鄉試則撥赴貴州况湖南湖北相距二三千里中阻大湖獨奈何舍長沙近地顧使越險奔赴於湖北之遠省乎夫湖南雖僻南嶽禹穴在焉山川風土賦稅人文實倍甲於雲貴廣西乃雲貴廣西得以邊遠自爲省分每科中式四十三十餘人不等而湖南阻於險遠每科僅得十有餘人大既不比數於湖北小亦不能比例於雲貴廣西此又湖南分闈之事體在今日宜亟爲通變者也

然分闈一事諸生屢以爲請而從前上憲或不果具題者不過以分闈則建貢院有費科場供給有費費多則事難遽任耳竊以爲分闈須費有不敢仰給之

朝廷者湖南各屬文武諸生約近二萬人建貢院約費若干願照各屬學分大小諸生捐銀彙解辦理三年科場供給湖南每科協濟湖北爲數若干可畱爲南闈之用不足則以各屬額設之科舉盤費濟之又不足則各屬觀場之貢監生員復願按名捐費當無不給於用者我

皇上至仁如天比年賑濟蠲免錢糧歲計百萬况於因地制宜開湖南莫大之美利定百王不易之經制乎若夫三年之中爲湖南別設一督學爲湖南別差兩典試與夫湖南湖北中式

舉人名數當作何定額

朝廷自有公平正大之制非諸生草茅所敢議者以今

聖天子在上德洋恩溥復恭際都憲大人福星南照一路春回興  
大利除大害千載一時伏乞疏請分闈長沙就近鄉試俾湖  
南多士大有功名之望更無性命之憂則

皇恩永戴憲德永垂當與嶽山並峙湘水同流矣

按此文作於康熙四十一年至分闈時已閱二十年矣中凡幾經艱苦曲折而此則初覆一篲也

懇請再題分闈呈

湘潭 陳鵬年

呈為洞庭之風濤甚險部議之駁稟不公懇恩再題以廣

皇仁以伸士氣事洞庭之水自夏初至秋盡巨浸汪洋綿亙數百  
里狂風惡浪發作不常每當大比之年貧寒士子或數十人

或數人歛費僦舟衝濤而往一舟覆溺則所損者多人一番  
淪沒則各郡縣引以為戒於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終身  
未見場屋者動曰湖南人少是因洞庭之險而少非諸生額  
數少於湖北郡縣少於湖北學冊輿圖歷歷可稽也同有三  
載觀光之願而以險遠不前同受

聖朝教養之恩而以向隅為泣此湖南士子所由屢次呼號冀邀  
天聽也前此撫憲趙 潘 兩疏均格於部議不行緣幸  
欽憲見憐復錄苦情入告惟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下及昆蟲遠字海外

聖慮所周無不淪浹於楚南洞庭之險甫經摺奏即惻然垂憫  
諭以具本殊批湖南士子踴躍呼天延頸待澤及部議之日滿大

人仰體

聖恩秉議虛公無所偏倚謂湖南士子較湖北額數稍多止因隔於洞庭與鄉試者最少近因澧州數學爲洞庭所隔艱於應試前學道薄有德以分棚具題蒙

皇上矜憐允行在案今楚南士子旣情愿捐貲分立貢院不煩國帑不務紛更所至性命者多所關文教者廣此舉義應請行而漢堂回互多方故持兩議一則曰洞庭雖險有東西驛路可通不思西北地勢平坦店舍車馬絡繹往來若湖南之永郴辰靖常寶長岳等處距武昌或千餘里多崇山峻嶺除驛卒茅舍數椽足供奔走文書而外無驛馬可雇店房可居貧寒士子豈能裹糧擔簦崎嶇數千里以求入試幸而冒險入

闈者有二千餘人若責令由東西驛路則湖南士子永無入場之望矣再則曰不由洞庭則有小河可往夫洞庭分截南北瀾漫八百餘里自衡永至湘陰者不能飛渡青草湖自辰靖至常德者不能飛渡天心湖若驅通省赴試之人皆由常德過荊州而下水道旣以紆迴又不能越馬家湖而飛渡總之自楚南往北者無不過洞庭之水路亦無洞庭以外之小河若令士子輾轉風波重以舟楫之憂阻其上進之路豈我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一視同仁之意乎漢議旣有所偏九卿爲主議者又或不諳形勢竟以無庸議具覆其間公私同異之故不辨而可知矣伏懇再爲題請

勅差公正大人會同查勘水陸二道情形庶公議可伸下情可達

分闈取士人材蔚興士子生生世世感戴  
天恩於無既矣

忠節李公祠清復地界公案

知縣 林向陽

查得李公祠官地府治西北一里宋爲露仙觀後改爲熊湘閣李公芾死節處也地址寬廠宏治閒左爲祠右爲布政分司正德閒被陰陽官李嘉望侵躋以致湮沒到今萬曆二十年內蒙分巡徐 捐俸委照磨李愈盛修葺隨據民人周相呈首蒙知府吳 看得李公爲宋 忠臣所建祠宇最宜寬廣以示尊崇乃李嘉望假以暫住西邊爲名遂據爲己業致周鈐接買構屋鑿池有司莫考據李照磨雖查有印帖無納銀數目又無實收侵躋已明目據帖原地四畝相應入官則周

鈐居屋亦宜拆毀人情恐有不堪姑以丈過一畝八分入官尚有二畝二分歸周魚池入官築牆圍禁庶先賢祀典不致湮沒呈詳本道批官祠地基豈容私相授受賣者買者均屬有罪但年久姑寬免究周鈐書房應不準價周仕容魚池亦官地何云價買又何云準作周鈐二畝地價卽李翹綵義子賣價今作何處復委長沙縣勘踏周鈐周仕容所侵官地遷勘入官隨蒙本道批據生員周鑄等呈仰長沙縣查明速報該知縣鄧看得本祠官地查原帖二畝二分似無憑準亦未知的係何人承佃今周鈐書屋縱不準作地價獨不當與魚池一例入官乎况原帖亦載有三閒舊屋乎且經三次勘明難遂私便合無仍照原斷一畝入分之地圍禁築牆與魚池

書屋併行入官其二畝二分之地既查無的據姑免究謬道  
蒙批原帖既載有舊屋三間且仕容魚池已經入官則此屋  
自當一體萬無獨給之理但二畝二分查無的據免究一應  
下帖佃約悉追出塗抹附卷仍行李照磨築牆圍禁異日庶  
無復贖之端矣

善化縣志卷之二十一終





